

6244

27

治道

歷代名臣奏議

卷五十六
之五十八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五十六

治道

宋光宗即位。葉適應詔條陳六事。上奏曰。臣恭惟陛下始初臨御。思深慮遠。曾未旬浹。遽詔中外之臣。各以其言疏列來上。誠欲治之主正本始之先務也。臣不敢汎濫條奏。苟應故常。惟陛下少留聽焉。臣聞古之號為賢君者。必能先明所以治其國之意。能先明所以治其國之意。知病所在。鏟剔根柢。不憚改為。則雖已衰復興。垂敗復成。終必得其所願而後已。不能先明所以治其國之意。因循姑息。隨目前之苟且。望他日之速大。錯施雜用。精神不應。文理差舛。久而無驗。心志怠忽。則雖已興已治之餘。衰亂出焉。况欲求其興且治乎。所謂當先明治國之意何也。蓋當微弱之時。則必思強大。當分裂之時。則必思混并。當僻耻之時。則必思報復。當弊壞之時。則必思振起。當中國

全盛之時。則必思維持保守。當夷狄賓服之時。則必思兼愛休息。先
視其時之所當尚。而擇其術之所當出。不可錯施而雜用也。堯舜三
代莫不皆然。秦漢以還。可稱之君。暨我本朝。藝祖太宗。聖人迭起。積
其勤勞。奮其勇智。功隆業鉅。垂裕來葉。何嘗有迷其時而誤其術者。
我陛下以臣之言。視今之時。則其時果當何尚。而其術果當何擇。豈
以為微弱而當思強大。分裂而當思混并。離耻而當思報復。弊壞
而當思振起。歟。抑以為中國全盛。而當思維持保守。夷狄賓服。而當
思兼愛休息也。無乃當微弱分裂離耻弊壞之時。而但處之以中國
全盛夷狄賓服之勢。用維持保守兼愛休息之術。而欲庶幾夫強大
混并報復振起之功歟。治道之象微而難知。臣雖至愚。竊論今日之
事。恐其由前之時。而處以後之勢。用後之術。而欲求前之功。補瀆雜
醫示。能起疾。禾秀參種。迄靡。此所謂治國之意。當先明者也。誠

先明其意。則國之所是。可斟酌而定。議論趨向。可審詳而決。課功責
效。可歲月而待。臣昧死。願論今日之未善者六事。皆治國之意。未明
之故。何謂未善者六事。今日之國勢未善也。今日之士未善也。今日
之民未善也。今日之兵未善也。今日之財未善也。今日之紀綱法度
未善也。何謂今日之國勢未善。請即漢唐之興廢。以考見宣和靖康之
始末。漢中衰也。為王莽所篡。尺地一民。非諸劉之有矣。然其人心猶
未潰也。故光武以宗室踈屬。至與乞食之飢民聚謀協力。卒以誅莽
而盡復漢業者二百年。唐自天寶之後。大亂相乘。盜竊名字。跨據藩
鎮者接踵。加以世有內患。日就衰削。亦以其人心猶未潰也。故猶得
專主行其命。命盡。羈縻其土宇者百五十年。不至於播遷不復。而使
中原遂為左衽也。國家宣和靖康之變。雖曰小人造孽。力取幽燕。貪
功不靖。激成禍亂。然三鎮雖割。而其民未嘗顛降也。京師雖陷。而天

下未嘗有變也。虜雖以威立，張邦昌、劉豫而姦，雄未有崛起而與我抗者也。建炎逃幸，遠至溫台，徙衛隆祐，分適洪贛，川陝處置，自為扞禦。三方阻隔，不相聞知。然臣民奔走愛戴，無異平日。及劉豫再犯江淮，兀朮復取河南，震動陵逼，自以為豕突之勢，莫之敢校。然將士用命，首尾鏖擊，豫以退卻而兀朮大敗，卒甘心而求盟焉。自是宣和之末至紹興十年之後，凡二十年之間，中國實無潰叛之形也。然終不免於罷兵增幣，分裂南北，以和寇讎。大則無東漢戡復之勳，小則無晚唐羈縻之政，何也？此臣所以深疑當時治國之意，未明於微弱分裂，讎耻弊壞之時，猥用維持保守，兼愛休息之術，拘鑿不合，矛盾相戾，畏而安之，佐成其鋒，以致此也。自是以來，幾二十年，顏亮兇狂，離其巢窟，跳躑一戰，鼓聲所震，常潤之屋瓦幾無寧者。當是之時，我方過於防慮，豈敢謂其真送死乎？然而胡人篡之，華人叛之，卒殞其首。

於是中原響合，殆將百萬。而我以素無紀律之兵，聲勢不接，猶能所向有功。是中國雖名屬彼，而實未嘗潰叛於我者，如故也。自是以來，休而息之，愛虜而不敢愛中原者，又幾三十年矣。歲月雖已遠，長老雖已已，既令雖已絕，然而臣揆之天理，驗之人心，察之事勢，雖其名屬彼，而實未嘗潰叛於我者，猶在也。陛下盍先明所以治其國之意，而斟酌國是於此乎？且夫微弱者必思強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是也。分裂者必思混并，秦晉隋之力爭，藝祖太宗之無敵是也。讎耻者必思報復，夏少康越勾踐，漢武帝，唐太宗是也。弊壞者必思振起，秦孝公，周世宗是也。豈昔之能斟酌國是於此，而今有不能乎？若曰業已然矣，吾獨奈何？又曰天不悔禍，吾其敢逆事之未立，則曰乘其機也，不知動者之有機，而不動者之無機矣。縱其有機也，真無真異，功之未成，則曰待其時也，不知為者之有時，而不為者之無時矣。

縱其有時也。真無異別。然則用後之術而欲求前之功。治國之意終於未明。而今日之國勢亦終於未善。而無所復論矣。何謂今日之士未善。自古國家曷嘗不以任賢使能為急歟。然而以意行事。以人勝法者。乃今日之所諱也。故事之曲折。無不諉法習而行之。更胥所工。士大夫媿焉。幸時無事。將迎唯諾。自可稱職。而賢能遂至於無用矣。其無用也。故今之修飾。庶隅者。反以行見異。研玩經術者。反以學見非。志尚卓犖者。反以材見嫉。倫類通博者。反以名見忌。是豈世之惡賢能歟。賢能之無用。勢有以激之也。銅於朋黨。沉於卑賤。老於巖穴。何不可者。然而臣竊惟其說無用於世矣。而風流日以墜。失士俗日以頹敗。官無素望。人無定品。諸路無平時之帥。群僚無充事之員。舉躊躇歎息。而且以乏材為患者。何歟。豈其既以為無用。而可以抑遏。又以為有用。而不可磨滅歟。然則以為有用。而不求其實。而收之以

為無用。而不思其弊。而救之者。何歟。此臣所以深疑治國之意未明。而使今日之士未善也。陛下盍先明之乎。若治國之意終未明。則今日之士亦終於未善。而無所復論矣。何謂今日之民未善。三代之養民。臣猶未敢言也。若夫漢當文景之際。則公私有餘。武帝則蕭然耗矣。江左元嘉之政。其盛衰亦然。蓋民之貧富。專繫其用兵之多少矣。自紹興之中年。及乾道淳熙將五十年。中間用兵一二年爾。亦可謂少矣。民之富。州縣之寬。宜與文景比。而今日獨奈何。民力最窮。州縣最困歟。試即士大夫而問。今天下之縣曰。某可為歟。某不可為歟。其不可為者。十居八九矣。又試即士大夫而問。今天下之州曰。某可為歟。某不可為者。十居六七矣。又問其不可為者。何事歟。曰。月播板帳錢爾。經總制上供爾。歸正人官兵俸料爾。又問民力之所。以窮者。何說歟。曰。役法爾。和買爾。折帛爾。和買而又折帛爾。然則國

家有休兵之實過於文景。而天下被用兵之害甚於武帝。何歟。此臣所以深疑治國之意未明。而使今日之民未善也。陛下盍先明之乎。若治國之意終於未明。則今日之民亦終於未善。而無所復論矣。何謂今日之兵未善。古人之兵。以宿師為拙。以聚屯為病。不敢別異於民。而特養之。雖特養之。不多數也。一朝有事。菽糗其食。料簡其民。雖少而未嘗不勝者。厲而使之也。今之特養者。將兵禁兵。廂兵。世世坐食。總其成數。斯不少矣。古人之兵。患未得此數爾。固足橫行於天下。又有特養之大者。御前之軍。屯駐四處。鑄兵買馬。截撥綱運。費力竭矣。然而上下徊徨。皆曰兵不可不養也。屈意仇讎。堅守盟誓。行人歲遣。縣貨空矣。然而內外怵惕。又皆曰兵不可用也。不知兵既不可不養。而何以反不可用歟。統制非人。腹削庫賜。卒伍窮餓。怨嗟流聞。議者又以為既使用之。終不可以致其死命也。不知既不可用。而徒養

之。又何以徒養之者為累歟。然則昔人之能厲其兵。雖少而必勝。今日之以兵自累。雖多而愈弱者。何歟。臣所以深疑治國之意未明。而使今日之兵未善也。陛下盍先明之乎。若為國之意終於未明。則今日之兵亦終於未善。而無所復論矣。何謂今日之財未善。財之善者。不曰米粟布帛。取於民力之所有歟。及王制浸廢。運漁鹽。榷酒茗。以佐用度。然終不盡利。而亦不盡以金錢責其下之所無。雖少而不得不足者。蓋亦未至於一切肆行而不顧也。今之茶鹽淨利。酒稅征權。何其浩大歟。雖漢唐極盛之時。盡一天下之輸。曾未能當今三務場之數。其又有浩大者。經總制錢。強立窠名。從而分隸和買白著。折帛折變。再倍而取。累其所入。開闢以來。未之有也。入既若是。出亦如之。蓋常倉卒。不繼相視。無策遂印。兩界會子。而權之者有年數矣。不知取錢之多。既若是。而何以卒歲擾擾。反憂不足歟。今天下事欲暫安

於無事而徒以是錢為患也。設更有事，其一切不顧而取之者，又特覆出數。夫昔者不敢盡取，雖少而猶足。今日不顧而取之，雖多而猶匱者，何歟？臣所以深疑治國之意未明，而使今日之財未善也。陛下盍先明之乎？若治國之意終於未明，則今日之財亦終於未善而無所復論矣。何謂今日之紀綱法度未善？昔之立國者，知威柄之不能獨專也，故必有所分，控持之不可盡用也，故必有所縱。三代以上，星分棊布，悉為諸侯，其自居者千里而已。此非後世之所能，然猶堅植其四隅，倚之捍禦，封崇其險阨，示以形勢。至於對立鼎峙，雌雄所乘，則必隆其委任，多其分畫，豈無外重生姦，跋扈致寇之患哉？歷代相承，莫之或變，蓋非不欲其密而亦不能不使之疎也。然則盡收威柄，一總事權，視天下之大，如一家之細，孰有如本朝之密者歟？嗚呼！靖康之禍，何為遠夷作難，而中國拱手歟？小民伏死，而州郡迎降歟？邊

關莫禦，而汴都摧破歟？今猶弗之悟也。豈私其臣之無一事不稟承我者為國利，而忘其讎之無一事不禁切我者為國害歟？豈其能專而不能分，能密而不能疎，知控持而不知縱捨歟？此臣所以深疑治國之意未明，而使今日之紀綱法度未善也。陛下盍先明之乎？若為國之意終於未明，則今日之紀綱法度亦終於未善而無所復論矣。恭承明詔，念軍國之利害，不能究知生民之休戚，無以自達。法或不宜於俗，事或不便於時，臣固以為無大於此六者矣。然而當先明治國之意而已，不先明治國之意，使此六者本傷而末壞，心盡而枝披，支離渙散，而臣之議論無所復用矣。誠先明治國之意，則臣今所論特其目爾。源流汗漫，變故萬端，非兼考古今不能盡其理。非並知難易不能通其變。非獨悟良策不能操其決。非豫覩成效不能待其久也。陛下不以臣之愚，試留聽焉。誠欲先明所以治國之意，則固當親

今之時。陛下以為今果何時歟。果微弱歟。則意固在於強大矣。果分裂歟。則意固在於混并矣。果離心歟。則意固在於報復矣。果弊壞歟。則意固在於振起矣。在陛下審觀熟察而已。然則謂今之時為中國全盛。夷狄賓服者。臣恐其名託之。而實非也。謂治國之意當維持保守。無愛休息者。臣恐其形似之。而實繆也。在陛下果斷改為而已。臣伏觀壽皇聖帝在位二十八年。英武剛健。勤勞恭儉。整厲臣工。變移風俗。大志未酬。親授陛下。舜禹之美。二典所載。若帝之初。何以過焉。陛下嚴祗寅畏。足以膺受付託。仁恕溫厚。足以慰養復望。虛心無我。足以容受正直。廣覽兼聽。足以照臨欺蔽。至公寡欲。足以杜塞僥倖。長駕遠馭。足以招徠英傑。於此而先明所以治國之意。又何難哉。譬之行天下者。在所問津而已。干犯旒表。無任恐懼。

唐仲友代人上書曰。臣伏觀某日詔書。陛下以臨政之始。思聞讜言。

凡軍國之務。靡不詢究。使中外之臣。咸得條奏。仰見聖意隆寬。盡下以圖新政。臣受國恩至深至厚。感激之意。萬倍常庶。某日忽蒙頒到詔書一道。拜受伏讀。迺陛下以既行博詢。不遺舊臣。復加特詔。俾之盡言。仰惟天意廣大。聖德日新。海隅蒼生。有口有心。咸願罄竭。矧在愚臣。敢有纖毫願望不盡之意。臣本諸生。受知高宗。擢臣諫諍。臣之報國。朴忠而已。壽皇察臣本末。擢之政地。十有四年。臣之所以事壽皇者。即前日之所以事高宗也。今陛下親受聖父之傳。臣之事陛下者。敢有二志。而况被遇潛邸。依光議堂。始終蒙恩。非可量數。不詢當言。而况詢及。臣竊惟天下之事。莫難厥初。自古人君。必觀初政。謹初而往。易於邇遊。既過而補。難於覆實。是故九廟之付託。在初。四海之觀瞻。在初。萬機之得失。在初。欲上承萬世之休。下垂萬世之統。未有不謹其初者也。高宗得傳說命之納。誨自古謹初之君。未有如高宗

者也。周公歸政成王。先之以無逸。申之以洛誥。終之以立政。自古謹初之佐。未有如周公者也。六書具存。條目甚悉。委曲如慈父之言。簡易有嚴師之訓。可謂萬世之龜鑑。百王之模楷。是故陛下今日盡孝。在初。懋德在初。奉天在初。敬民在初。用人。在初。立政在初。壽皇陛下父子之聖。孝慈固已盡於平日。然既承大寶。天子之孝。事異儲宮。愛敬已盡於宮闈。所難盡者。惡慢不施於一民。繼承已謹於思慮。所難謹者。動靜不失於一機。故曰。盡孝在初。陛下岐嶷之資。稟於生知。聰明之學。成於就傅。所謂懋德。豈勞勉強。然而震驚百里。天下未能周知。飛龍在天。萬物方且咸覩。毫釐得失。天下共聞。日新其德。自今以始。故曰。懋德在初。天眷陛下。固非一朝。陛下承天。方自今日。犧牲玉帛。特為事上之常。視聽言貌。動為奸和之具。以實不文。所當審別。故曰。奉天在初。國家中更厄難。民散無統。高宗收此民三十六年。而付

之壽皇。壽皇撫此民二十七年。而付之陛下。二聖於民。同乎一敬。中外寧泰。業如金甌。寶而持之。至難至重。故曰。敬民在初。陛下繼照之德。羣下共知。議堂之上。端靖深觀。淵默雷聲。意向可見。忠邪之辨。不待臣言。然而表民在德。濟世須材。風雲會同之初。德業天淵。所由判也。故曰。用人。在初。高宗舉大綱。壽皇篤前烈。法令既備。紀綱既張。陛下迺繼紹之時。鼎新之日。是故初不欲銳。銳則易退。初不欲盡。盡則難繼。若虞機張。必中而發。故曰。立政。在初。凡是六者。陛下之所素知。聖學之所素及。臣言已贅。臣意可矜。赦其迂愚。願一平餘說。揖遜之事。唐虞之後。萬古不行。逮我高宗。斷自聖意。別宮就養。慈孝兩全。高宗真可以為堯矣。壽皇親承付託。兢業萬機。內奉慈親。外平庶政。安靜之福。同於高宗。壽皇真可以為舜矣。壽皇真可以為舜。舉神器而付之陛下。是以禹處陛下也。壽皇以禹處陛下。陛下當以禹繼之。臣觀

自古勤儉謙抑之君。未有如禹者。禹之聖德。齊於堯舜。禹之大功。施于萬世。然以上繼大聖之君。每懷不及之念。分陰必惜。慮失時也。下車泣辜。深責已也。聞善言。至為之拜。飲旨酒。至為之惡。宮室必卑。飲食必菲。所以至謙。至抑。至勤。至儉。舜一己百舜。十己千。是乃所以為禹。是乃所以繼舜。臣觀帝舜。授禹之言。禹奉而行。何啻弟子之於嚴師。精一執中。既自運乎心術之間。無稽勿詢。尤審聽於求箴之際。至於慄乎朽索之戒。所以力行可畏。非民之言。兢兢於身。垂訓萬世。陛下緝熙之學。素深於書。姑因繼舜及之。非謂聖心。高明有所未見。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乎他。在加之意而已。老臣倦倦。最在此語。或謂受恩三朝。當有奇謀異策。以裨初政。臣實不肖。不惟素學所無。實亦本心不欲。故未嘗挾以事高宗。亦未嘗進以干壽皇也。况道不以空言為高。事必以常行為久。

成規在前。功在馴致。曲學小數。非臣敢知。謹昧死陳國家大體具如左。惟陛下幸赦其愚。

周南對策曰。臣聞天下之利害易知。一介之議論難信。凡為臣子。皆有愚衷。若使效竭其短陋。或能感動於萬分。豈非夙昔之至願哉。然天聽崇深。草茅踈賤。自非有樂聽之意。則恐犯徒言之羞。惟陛下少垂聖恩。臣謹昧死上對。臣聞立必為之志。正己以先物者。興王之事業也。存擇善之誠。資人以成治者。平世之規摹也。歷觀自昔間出之主。降及後代。庶幾之君。若非有必為之素志。則必有擇善之深誠。故能君臣協謀。至於治道克立。陛下履位踰年。治體嘗一變矣。曩者是非紛淆。人心壅塞。今者用捨嚮正。觀聽略新。此誠欲治之機。而將成之候也。然弊事循積。而未見其方興之勢。公論略伸。而不能盡復變之疑。朝廷方議一善政。其於興革猶未敢及也。而陛下必曰。為之必

以漸不知規摹且未亨尚何漸之可論乎。臺諫方逐一小人其於旌別猶未及盡也。而陛下必曰論事不可激不知忠邪方雜處尚何激之可慮乎。意者此豈陛下立志未篤而擇善固執之者尚未明歟。故雖履位踰年而歲月不過相持。好惡未能歸一。賢者無所倚仗。中人未識底止。陰拱不言者潛蓄撼搖之意。而宇內所當振起之事。隨其虧圯而皆莫以為意矣。此豈非今日為治之大患。所當先變者歟。如其條目纖悉當以次而論者。臣不敢比而同之也。敢以聖問而獻其略。臣伏讀聖策曰古者帝王之世教化興行風俗醇美邦本固而上下足公道孚而賞罰明熙熙乎泰和之治朕甚慕之此有以見陛下慨慕三五之盛欲返古之道變今之俗也。臣聞自昔帝王或值鴻荒朴略之世或當民物紛雜之時其民豈盡易化而其國亦豈易足哉。皆由積其勞動盡其心志而後得之爾。然而閭閻未瀟不敷言教朝廷未治不敢議俗制一用無度則不能無足任使略偏則必知害公。故聖人不敢輕以是尤誦人而常以是任諸已。教化未達必曰豈吾漸摩之具闕歟。風俗不美必曰豈吾表倡之道非歟。邦本不固則思所以窒浮蠹之源。公道不孚則求所以破私邪之論。於是居仁由義而教化興矣。本身率民而風俗醇矣。王后世子儉德相先而上下足矣。官房左右偏情不用而賞罰明矣。今陛下慨慕於四者之盛則善矣。不知亦思所以致此力。夫樂聞其治而不能加之剛大之意。有慕古之心而未知致力之所。此儒生學士讀誦之累也。而於治道何用哉。且陛下寬大愛人喜怒有則。暮年之間區斷機事未嘗有暴察刻急之失。可謂有人君之仁矣。臺諫言事寬洪樂聽未嘗有猜防疑忌之意。可謂有人君之度矣。自昔人主不可有為皆由宇量褊狹。今陛下德度如天。此如人有天下。夷廣闊之基址。所闕者獨未能掄材作室於

廷未治不敢議俗制一用無度則不能無足任使略偏則必知害公。故聖人不敢輕以是尤誦人而常以是任諸已。教化未達必曰豈吾漸摩之具闕歟。風俗不美必曰豈吾表倡之道非歟。邦本不固則思所以窒浮蠹之源。公道不孚則求所以破私邪之論。於是居仁由義而教化興矣。本身率民而風俗醇矣。王后世子儉德相先而上下足矣。官房左右偏情不用而賞罰明矣。今陛下慨慕於四者之盛則善矣。不知亦思所以致此力。夫樂聞其治而不能加之剛大之意。有慕古之心而未知致力之所。此儒生學士讀誦之累也。而於治道何用哉。且陛下寬大愛人喜怒有則。暮年之間區斷機事未嘗有暴察刻急之失。可謂有人君之仁矣。臺諫言事寬洪樂聽未嘗有猜防疑忌之意。可謂有人君之度矣。自昔人主不可有為皆由宇量褊狹。今陛下德度如天。此如人有天下。夷廣闊之基址。所闕者獨未能掄材作室於

其上爾。若自此而用力。則誰能禦之。抑臣之所憂者。獨恐作室之志。未能先定於心。而成於道謀。掄材之識。未能精別於已。而雜用於豎進。則臣恐室之難成。而治道決不能立矣。故古之教化。易以決洽。而今則坐視禮義之陵夷。而不能返。古之風俗。易以變革。而今則目覩民風之靡薄。而不為恠。國本非不可固。而不能損。已以益民。私情非不可絕。而憚於遏惡。而揚善。此臣所以嘆息。陛下有慕治之名。而未能加之意也。陛下若未能先正此意。則凡所以策臣者。臣雖條列而件具之。何益於聖治哉。臣伏讀聖策曰。蓋由堯舜三代。一道相承。同條共貫。見於典謨之盛。或者乃曰。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襲禮。何耶。此有以見陛下欲考帝王相傳之統緒。以訂正其沿襲之是非也。臣聞帝王必有所同。亦必有所異。何謂帝王之所同。志必在生民心。必公天下。不以位為樂。不以安為娛。信仁賢而不貳。黜姦慝而不

惑。卓然有別。而不可以毫釐易位者。是也。何謂帝王之所異。質文有損益。制度有繁簡。或法善於古。而今當變。或事失於今。而古當從。變而通之。以求無失於中庸時措之宜者。是也。古之聖人。既用其同者。以興治。復取其異者。以隨時。此禮樂之文。雖小有增益。而不害為同條共貫者。此也。及至後世。拘牽條貫之名。變易沿襲之說。其所當同者。既一切錯亂。而非其舊。其所當異者。反因陋守舊。而不敢為此甚可嘆矣。臣嘗見漢唐叔末之人。主顛倒賢愚。貿易好惡。忽天命。失人心。慢棄賢士。以親狎小人。其條貫之不同於古。帝王者可謂極矣。至於敝陋之法。玩日之令。積久寬縱之事。曉然為民之害。所當修補而振起之者。則曰。且必不可改。改則有及於條貫之同。是以無失同異之義。廢墜統紀之本。而卒莫能知。以襲條貫之果何義也。深惟今世出令用人。所未合於帝王之條貫者。果何事。守常不變。所未合於帝王

之必襲者果何說。陛下聖問及此。是天下之福也。然五帝三王不敢廢變通之說。而陛下則見弊事而不敢為。五帝三王未嘗有無容善惡之論。而陛下則見小人而不敢去。此臣之所未論也。陛下誠發思焉。則條貫必龍。之說。曉然有辨。而不至於無別矣。臣伏讀聖策曰。帝王無為而天下功成。固未始散精神於事為之煩。然舜禹汲汲焉。胥朕。文王日昃。不遑暇食。何勤勞若是乎。此有以見陛下即帝王之勞動。以驗無為而治之異說也。臣聞無為而治之說。孔子雖指舜而言。其實論舜治既成之後。九官在位。十六相佐職。股肱耳目無不得人。而舜則授任而責成功。故謂之無為。無為者非無所作為之謂也。若莊周有無為天下功之說。此蓋出於老氏清靜自正之論。其實非孔子之意。而不可施之於天下國家也。夫天下國家大物也。非上得天意。下得民心。不能以有之。非衆建賢才。與起法度。不能以守之。其

來久矣。舜之勤。季汲汲禹之胥。手足胼胝。文王之日昃。不暇食。彼豈過於勤勞哉。誠以天意之難測。民心之可畏。一日不存。祇畏憂勤之心。則將有不可以智力留者。此其所以堯釐食息無不在民也。且陛下亦知今日之治。體果可以無為而治歟。否耶。臣聞壽皇聖帝臨蒞天下幾三十年。以三十年間。浹洽於人心者。非不深。暴白於天下者。非不著。然歷時以久。瞻焉獨嘆。乃有功業未成之憂者。何耶。迨釋去重負之日。天下之童兒婦女。不謀同辭。皆以為壽皇之志大有屈而未伸者。又何耶。陛下視膳問安。日聆慈訓。縱壽皇不言。而陛下豈不知之乎。若以年壯。屢登不如今日而憂之耶。則隆興以來。無甚凶歲。若以為邊鄙安帖。不如今日而憂之耶。則辛巳以後。未嘗用兵。不知上林苑園遊幸。必稀。而草生甚茂者。壽皇何為而略無闕泰之時乎。夙興視朝。日昃以問。夕引儒生討論世事。而丙夜又復觀書者。壽皇何

為而過自焦力乎。據東南一隅之地。取三十倍勞筋苦力之賦。養百餘萬列營坐食之兵。官多而無闕。民貧而無策可裕。天下事勢堅凝膠固。欲一舒伸而不可得。此壽皇所以夙夜不寐而發切業未成之嘆也。舜之繼堯也。曰重華協帝。禹之繼舜也。曰祗承于帝。武協者果何事。承者果何說耶。即帝堯心之所存。志之所嚮。凡欲為而未就。欲就而未成者。舜皆有以協合之。而使其規模無毫釐不備之處也。若禹自知其德不及舜。亦盡其力而祗承之。此舜之孳孳汲汲。禹之胼手胝足。所以為不可及也。陛下若實得壽皇之用心。實知天下之事勢。則舜之兢業。禹之憂勤。與夫文王武成和萬民之事。無舉而力行之可也。今感乎無為之說。而有精神勞散之疑。臣以為陛下若能舉今急政要務。盡力而為之。則事為之未固。不足以勞聖慮。若因循苟且。不立一政。不興一事。舉今所謂急政要務。盡廢之。則雖知事為

之末不足為。亦無益矣。臣伏讀聖策曰。舜樂取於人以為善。禹聞善言則拜。同是道也。或者乃曰。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三王臣主俱賢。用人之際。抑有異歟。此有以見陛下有謙冲不自用之意。而未滿乎晁錯之說也。臣聞古者君師之任。必有以超出一世之人。而後能為之。其說以為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者。未為不知五帝也。然而實不可用者。以不可施之於人主也。上世人主惟堯為不可及。然已不敢廢舍已從人之說。若周成王一日不可無周公。則後世中才之若豈得不咨謀於人哉。然舜取人以為善。禹聞善言則拜。古人納善如此其易。而後世從諫多見其難者。此今日之所當憂也。臣聞陛下養德潛官之日。樂詢天下名流。聞有學問。繫修禮節。恬退之士。則為之褒嘆。以為佳士。是時宮寮之中。有出以私告於人者。天下有識。相顧稱賀。然則陛下樂賢好善之心。根於天性。蓋非一日矣。伏自臨御四方

嗚嗚。日復登用。今日納忠補過者。日以踈斥。結舌不言者。相繼登用。臣誠恐陛下聰明未免為小人而蔽蒙之也。且天下之忠言。何嘗不可誣毀哉。而今之蔽蒙之甚者。則立為議論。以籠罩主意。使陛下不能擺脫。以用人者。其說有三而已。一曰道學。二曰朋黨。三曰皇極。臣請得而極論之。臣聞禮樂仁義。謂之道。問辨講習。謂之學。人不知學。何以為人。學不聞道。所學何事。道學者。天下之所同知。而夫人之所共有也。然元祐諸賢。未嘗立此號名。近世儒先。豈嘗以此標榜。中間忽有排擯異己之人。謀為一網盡去之計。遂以此名。題品善士。士大夫學不同師。生不同里。據所見以仕人主。若以為講習正心誠意之學。致知格物之事。其於國家果何冒我。彼譖人者。諉不知道學為何事。意以為凡不與人同流合汙者。皆是也。於是取凡不與己合者。皆彼之以此名。故朴直而自信者。謂之道學。潔廉而好修者。亦謂之道

學。博通故實者。謂之道學。而研玩經籍者。亦謂之道學。而道學之名立矣。彼為道學之論者曰。心術暗也。才具偏也。惡靜而喜生事也。於是陛下入其說。凡天下抱才負術之士。欲為陛下圖事。揆策。立謀。建功者。陛下類以此疑之。以為紛紛徒亂人意。而以道學廢之矣。自道學之名既立。無志者自貶。以遷就。畏禍者迎合。以自汙。而中立不倚之人。則未嘗顧也。彼其出處偶同。則何害於私相往來。好惡不偏。必不肯隨人毀譽。彼譖人者。則又曰。吾方絕道學。而彼則與之交通。吾方以道學為邪。而彼則頌言其無過行。是黨道學之人也。於是朋黨之論又立矣。彼為朋黨之論者曰。小人有黨。固非公。君子有黨。亦為私。議論協同。即是朋比。交相借譽。豈非締交。於是陛下入其說。凡昔所謂中立不倚之士。欲為無心之論。以解釋道學之疑者。陛下又以挾私好名待之。而其人又以朋黨而不用矣。舉國中之士。不陷於

道學則困於朋黨者十九矣。惟天下之庸人以無所可否為智。以盡所執守為賢者。既不入於道學。復不儼於朋黨。於是借皇極公平正直之說。以為妄庸自售之計。而皇極之論。遂出於兩者之復矣。然臣竊觀箕子之論。本非為妄庸自售之計也。其曰有為有欲有守者。是有才智有道義有操執之人也。汝則念之者。欲其斯頌之不可忘也。若不協于極而亦受之者。謂其才雖有偏而終有可用。則亦當收捨而成就之者也。若以實而論。則今之所謂朋黨道學之士。是乃皇極之所取用之人也。今奈何廢棄天下有才。有智之吉。取世之所謂庸人。外視之若無過。而其中實奸罔者而用之。而謂之皇極哉。自今以往。闢尊顯。平凡得志。異日天下之大禍。臣恐始於道學而終於皇極矣。陛下若有意乎舜禹取善之事。則於今莫急於破庸論。以收善人。若使皇極之說不明。而朋黨道學之人皆拒之。而不敢用。則人材

至於沈廢。而天下之善無因。至於陛下之前矣。陛下歷舉前代帝王之治。以策臣者至矣。至於當世之事。有關於理亂安危者。於是復歷舉以策臣曰。朕自踐祚以來。厲精圖治。監觀前代。庶幾有獲。然稽古之志雖堅。而設施之效未著。求言之心雖切。而讜直之風未聞。政事必親。而或慮夫細務之繁。財用既均。而猶病夫浮費之衆。吏員冗而莫葺。民力窮而難裕。私情勝而議論弗平。虛文多而姦弊益甚。此皆日夜以思求。合於古而未能者。將何以致隆平之業。恢長久之策乎。臣伏讀至此。仰見宸心。願治思欲上行下應。事舉效隨。以躋世於治平之域也。臣雖至愚。願以為有君如此。天下何憂不治。然其事雜舉而難見。其說甚大而難言。若隨事而論。則恐本末之無辨。臣請先論其致弊之源。而後及其救弊之說可乎。臣聞自昔哲王御極之初。非必徧舉善政。盡易百廢。事事為之。而後能得動天下之心也。略出一

事而海內至於更相告語。改視易聽靡然而從之者無它。蓋一則或
能以意而動物。一則或能擇善而固執之而已。上世人主若成湯之
於商。武王之於周。文景之安集民心。唐太宗之欲興太平。漢光武之
克復舊物。當其一出天下無惡不肖皆以為必成者。知其所存之志
不可遏也。舜殛鯀而舉皋陶。禹惡旨酒而好善言。齊威王烹阿大夫
而封即墨。唐太宗斥封倫而用魏證。當其一去一取之間。天下無惡
不肖亦曉然咸知趨事赴功之實者。以其所擇之善不可欺也。今陛
下於二者之間。臣切有疑焉。且天下之議論交至於陛下之前者。為
不少矣。今有言民力之彫弊者。陛下未嘗不曰民當念也。臣以為陛
下若果以民為當念。則當對八珍而投筋。却妃嬪而凝思。如親在閭
閻。墮乏之中。而親見其艱難窘蹙之狀可也。有言治體之廢弛而當
憂者。陛下亦未嘗不曰治當憂也。臣以為陛下若果知治為當憂。則

當未明而求衣。當饋而思賢。憮然如禍亂之在朝夕。而不容瞬息緩
可也。今道路傳聞皆以為外廷凡有進言。玉音無不響答。但退朝之
頃。一切忘之。而朝夕所從事者。唯有燕樂爾。唯有逸豫爾。唯聞某處
教習樂舞以備宣召。某日押入琴工以娛聲音爾。陛下立志如此。不
知其果何在耶。曩者陛下履位之初。有身為諫官而職當補過者。陛
下納之未嘗不優容之也。班對羣臣。小臣之中。有自愧空餐而思以
直言而圖報者。陛下亦未嘗斥怒之也。所以然者。豈非以納諫為人
主之盛德。而臣子交相獻忠亦以為美事耶。然納其言而未克移其
官。雖不怒其人。而亦不能容之於朝者。又何耶。豈非陛下雖知其言
而未達其獻言之意。徒知其直而初不知其直之甚有補耶。陛下擇
善如此。不知其果何見耶。是以暮年之中。所下詔令。非不動懇。而八
者之弊猶未革者。此無恠也。而迺者一事猶駭物聽。臣聞帝主職典

神天百靈受職。昨者陛下逐一讒邪。招權納賄之小人。而天文卷舌之星。為之不明者累月。若積其實德。每事如斯。天文雖遠。猶可感動。而近者忽聞傳命王人。多持緡錢。聘問一妖民於數百里之外。夫使其人果甚靈異。齊家治國安所用之。今者中外相傳。皆以為市廛乞匄之夫。宦官羽流。扶以誑惑。而陛下遽從而信之。幾何而不為天下之所駭愕哉。萬一四方傳之。凶夷聞之。則敵人必有輕視中國之心矣。凡此皆陛下立志擇善有所未至。是以舉動若此。陛下若未能先正其本。則八者之弊。臣恐其難救矣。且稽古而設施未著。此蓋陛下徒慕其名而未察其實也。自昔三五之所已行。六經之所論載。有得其一言而可以治國者。有據其一說而可以化民者。如使心好之身行之。有過必改。有失必正。以古人為楷模。以舊事為師式。動必密之而行。言必本之而發。如此稽古而設施未著者。未之有也。求言而讜直

未聞。此蓋陛下徒有此意而未為其事也。今公卿大夫之間。有言脩身者。不知脩身之德。其果進已乎。有言正家者。不知正家之道。其果成已乎。有言為子孫之典則者。不知子孫之典則。其果立已乎。直者未嘗以好名而疑之乎。剛者未嘗以賣直而防之乎。有一于此。則以至誠懇惻之意而戒之。以至誠懇惻之意而求之。如此求言而讜直不聞者。未之有也。政事必親。或慮乎細務之繁。豈陛下操執綱領者有未明乎。古者致治。專論一相。坐而論道。謂之三公。是以為上有體而為下有分。今陛下夙興視朝。執政出常程之事。以俟聖裁者。太平皆瑣瑣除目耳。若欲用一人物。則遲疑顧望而未敢發言。是以天下大計不得詢考其本末。而二三大臣欲為陛下圖回經畫者。亦無由而至前。臣今舉一事。臣聞乃隆興之二年十月有八日。壽皇之詔有曰。朕每視朝。頃刻之際。慮有未盡。自今執政大臣咸有奏陳。宜於申

未間入對。庶幾得以坐論。慮靡不周。同躋于治。大哉聖謨。願陛下垂下有司。討論而遵行之。則大臣得與陛下講論大計。而不至於自累於細務之繁矣。財用既均。而猶病浮費之衆。豈陛下內外經費未知節歟。臣惟國朝財用病於上供太重。內庭太無制度。昔我藝祖。平一六合。是時琛貢在塗。內庫始立。當時遠募實欲。俾取契丹。削平山壤。為此以備一旦之需爾。自中世以後。內庭之支數日多。故韓琦孫沔皆欲約女御之費。以省國計。嚴宣取之弊。以防吏奸。及自崇觀以後。御前之錢。便於支取。則適足以開侈心。而致多事。然則人主自有私藏。豈天下之福哉。恭惟壽皇收湊餘剩。以為內庫。非奉親軍。頃一毫不用。陛下所當愛惜也。今聞陛下恩意周浹。左右小有勞效。給賜動及萬緡。臣竊觀壽皇知民財之艱。匱外庭。臣察有被眷寵而去國者。匹兩之給。為數至寡而已。為異恩。乃若一帶之賜。有累月而尚方不

聞者。此皆陛下所當謹守而不變者也。陛下亦知乃者大農無粟。外府無泉。宣限既迫。而主計之臣。至於稱貸於富室。以緩旬日之迫。臣以為欲約浮費。則當先自濫賞始。然後修立所謂會計錄者。以壽皇在位之日。五歲內庭支用之數。酌取其一歲之中者。而謹守焉。則財用可得而漸正矣。吏員冗而莫葺。臣以為黜陟之法。未行也。自昔唐虞建官至百。成周計吏雖寬。嚴煩簡之不同。而不可無者。黜陟而陟明也。故司士之所掌。有歲登降其數者。釋經者以為此以功過定之也。然則周人一歲之所黜。與一歲之所陟。蓋略相當也。今天下之吏。誠冗矣。然司勳無功過之考。吏部無進退之權。臺諫抨彈而去者。月不能百一。監司刺舉而黜者。歲不能十一。今惟士以墨敗而名掛丹書者。始有停廢之科。爾官安得而不冗。臣以為若行黜陟之制。則疲癯者不當仕。庸鄙者不得仕。無才者不願仕。天下之官不待節抑

而可損其十之四矣。今上下皆憚於矯拂人情。而一官之闕。至於十數人競之。則反不以為媿。臣恐十年之後。庶耻盡喪。而名爵不復為天下重矣。民力窮而難裕。臣以為征賦之法未善也。國初畫慶五代煩細之賦。至天禧而方寬。至熙寧而復增。及渡江以後。則四蜀之賦增三數十倍。而二浙之鹽酒亦十倍。而取其直。臣嘗記天禧以前。二浙之大郡。合一郡征商之入。有不及五六萬者。今一小郡屬邑之外。有收及六七萬者。皆是也。昔國家以商人之涉遠而欲優之也。故惟取其止程之地而稅之。今相去百里之間。一征再征。而民至於冒江湖涉風濤而死者皆是也。昔者國家以關譏之細碎而欲寬之也。故男女聘問之資。粧皆蠲之。今民持尺寸之帛。以適市吏。且從而呵問之。征一及百。而破家連逮者皆是也。然其所以至此者。上供屬經制。總制錢兩。月椿與羅本。爾東南一隅之地。無全歲時三分居一之地。

而一歲財計之數。至數千萬。宜其勞弊困苦。而至此極也。今將憂念其極弊。而欲寬恤之。小小德惠。豈能徧及。當約一歲之計。蠲減六七百萬緡。而後恐有可為之理。然其源流甚多。陛下近者即位之初。亦嘗議及此矣。然經總制之額減。及州縣者。僅能及其登帶不實之數。若乃浙右之和買。舉朝議之。而至今未有聞焉。則又何也。臣以為此事若非君相同心。上下一意。相與共講之。民病未易蘇也。不然。則於今不得已之中。能謹守恭儉。則亦可以少慰斯民之心矣。若乃私情勝而議論弗平。虛文多而奸弊益甚。此於八者又其大者也。臣之所見。則以為虛文之弊。此亦一事爾。何者。今世上下以虛文從事。初無一政。一令。可以經久而勿壞者。此誠非小弊也。然若使陛下。一日赫然出令。任人而不任法。任法而不任吏。信士大夫而不信期會案牘。則事可立簡。令可必行。而工技器械之末。猶可使咸精其能。是則虛

文之弊。蓋因循積久而未能革爾。非無釐改變革之道也。若乃私情勝而議論弗平。若不深加辯論。則臣恐天下治亂分矣。今請得而終論之。臣聞私情人之所同有。而所賴以辨析區分者。此乃人主之事。不可得而憚煩也。自昔天下忠邪無兩立之理。是非無並用之道。用君子則必黜小人。信庸人則必踈正士。是以剛明之君。必助正直而抑姦慝。君子雖小過。必愛護之。小人雖未進。必痛止之。何也。誠恐一旦得志。得以動搖國論也。今天下之小人犯天下之名義。陰剪善士而傷害正人者。其人顯然可見矣。且自昔天下唯患人之無才。今有才名者。則必蒙擯抑。自昔天下唯患人之不學。今有學問者。則必遭汙辱。陛下以為若此者。果何意也。誠欲逐去天下之賢者。以偷取陛下之名位而已。且近固有懷此心而進掌風憲之任者矣。當時陛下亦以為忠且直也。未幾交通賄吏而卒以事敗。陛下亦知其未敗之

時。聲勢薰蒸。敢為不義。而不容一正人之在朝乎。幸陛下一旦覺悟。斥而遣之。遂得登用端良。而稍伸天下之憤。此殆宗廟之神靈實使之也。今若因以一事痛懲。而力抑之。猶恐是非未大明。近者以來。何為含容之意多。而區別之意少。反病其私情相勝耶。且自近日常。君子失勢。非止一事。臣嘗詢其故。則亦坐於道學耳。朋黨耳。且道學誠有偽。何不辨其名實。朋黨誠有罪。何不折以是非。今奈何進一忠言。裁一命令。而盡納於道學之中。而廢之乎。排一小人。用一人物。盡推之於朋黨之中。而疑之乎。是則私情所以勝者。是陛下不敢助君子。而忍於容小人而致之也。臣聞小人固不可太嫉。然要不可使在朝廷之內。泰之為卦。三陽既進。君子得志之時也。故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而後有六二包荒不遺之論。蓋事大體既定。則小人雖使之在外。勿庸治之。是以謂之包荒也。今若懼為已甚。使君子在內。

而小人在外。亦未必至於激也。柰何進而置之要官重位。得以撓亂
陛下之聰明。而轉移其是非乎。臣聞小人者不憚為亂。以求伸其私
意。君子者不憚捐身以盡忠於人主。願人主所以主之者如何爾。若
主君子則君子為國家用。主小人則小人為己私用。今陛下主君子
之意固多。然發口敢言此事者能幾人。至於日夜媒孽於左右之前
者。臣恐其十倍於君子矣。此如兩家聚訟。使並設兩辭而聽之。勝負
尚未可知也。今甲不得日至於聽訟者之前。而乙之偏辭則日夜曉
曉而不已。臣恐甲之理雖直。而終為乙之所勝矣。陛下膺受付託。方
內之治亂。在於正邪之用捨。君子小人之進退。忍使小人誣毀忠良
而自貽它日之憂乎。此臣所以不揆其愚。欲為陛下流涕而言之也。
臣不佞。凡陛下所以策臣者。臣既疏列於前矣。至於區區之意。所以
展轉而不能已者。一則以為必先立志。一則以為必先擇善。此二者

非常談。細故不切之浮論也。然天下之逸樂富貴。所以虧惑人之心
志。汨亂人之聰明者。亦不少矣。陛下一日之中。罕接儒生學者。多見
宦官女子。將何以發躍而成就之乎。今之悅詩書者。智識必明。崇聲
色者。氣志必昏。如使棲息無道。保養無術。豈復有有為之志。擇善之
心哉。臣願陛下幸致思焉。則凡事業之未舉者。必有振起之道。是非
之未明者。必有歸一之時。而舉天下之事。皆無足為者矣。陛下涉世
寢久。凡所謂逸樂富貴之事。豈待臣言而後知其無益哉。臣之所論
蓋亦以匹夫庸愚之見。而私自忖度爾。若陛下下一日反此心。而用之
於治。今日立一善政。明日去一弊事。天下歌之。百姓誦之。壽皇喜見
天顏。以為託付得人。其樂豈有涯哉。臣將見富貴逸樂之事。不待人
言而自不復為矣。豈不美哉。臣學問荒蕪。語言失緒。其於疏列以應
聖問者。可謂陋矣。而聖策之末。復丁寧於臣曰。子大夫抱藝待問。成

造在廷其政帝王之事酌古今之宜凡可行可驗者悉著于為朕親覽焉此又足以見陛下好問不倦之至心也然臣則有憂焉臣聞明於觀古者不必博舉以為證敏於知今者不待盡言以為直自古及今凡人主無意於理亂是非而國亦隨之者載在史冊不為不多矣若陛下不自警悟則臣雖歷舉其危亡禍亂之事以逆論之徒以傷陛下謙虛之意而已臣亦妄用以此為忠哉臣之所望於陛下者願見微而知著勿以小過而致大失而已且人有羞惡之心則必有是非之心善告君者因其羞惡之心而開其是非之心則語不必深而意已在其中矣以陛下之聖寧不灼見此意若使見微而不戒忽小過而妨大德則臣恐古今可驗可行之事皆等為無用之言矣以陛下之聖日謹一日何治之不成而何功之不逮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高明光大不在乎宮而在乎加之意而已惟陛下赦其狂愚臣不勝慙慙

劉光祖上奏曰恭惟我國家三聖相授法堯舜禹天下幸甚咸謂十載一時甚盛事也陛下離照方升維新百度群工萬姓皆傾耳屬目觀聽陛下之所為陛下又屈已虛心方欲旁求庶言以考論治道臣以孤遠乃獲瞻望清光敢罄愚誠少裨聽察臣觀昔者禹受舜禪之初伯益以文德贊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禹拜昌言曰兪臯陶以明謨弼禹曰邇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兪夫益之昌言則欲使禹修文德以格遠人臯陶之昌言則欲禹以修身睦族用賢為邇可遠之道然則人君嗣位之始當令近治而遠服此其大要也方是時禹以憂勤嗣舜其言曰后克艱厥后而史臣贊之曰祗承于帝後世誦之曰禹入聖域而不優夫不優云者不自以為優也禹惟能如此然後天下萬世曰堯舜禹相授守一道也豈不盛哉豈不艱哉今朝廷四

方則皆以禹望陛下。四夷畏裔又皆以禹望陛下。陛下宜於嗣服之初。思益舉陶之言。當使近治而遠服。不可忽也。自高宗皇帝再造區宇。壽皇繼之。純仁德政。與天同意。天厭腥羶。乃眷南顧。天命可知。方二帝北狩。四海震動。而高宗纂極。壽皇誕慶。一也。及逆亮叛盟。身死鋒鏑。萬酋據位。而我高宗優游。指遜壽皇踐祚。二也。今壽皇決策內禪。神器有託。而虜主告終。幼孫嗣統。乖爭之漸。必始於今。三也。陛下察是三者。昭若合符。則天命在於仁德。可知也。已。陛下當念祖宗二百年積累之厚。高宗與壽皇七十載培植之勤。求所以稱天命而雪大耻。臣故曰。當如益舉陶之言。先使近治而遠服也。欲近治而遠服。宜得其要以舉之。昔舜禹之朝。舉陶以謨紀德。其言蓋萬世之格言也。曰。在知人。在安民。厥後孟子得之。則曰。堯舜之仁。不偏愛人。急親賢也。堯舜之智。而不偏物。急先務也。夫知人安民。豈非仁智之先務。

歟。何以能知人哉。孔子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是知言乃知人之本。知人即安民之本也。陛下纂服甫有。宜審於聽言。以取人。審於用人。以為治。昔者堯之所棄。置而弗用者。囂訟之人也。靜言庸違。象恭之人也。方命圯族。專悞之人也。是三人者。為咨訪所舉。則亦非天下之凡人也。而堯獨不然之。舜之為君也。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咨十有二牧。至命龍作。納言。則曰。朕聖讓說。殄行。震驚朕師。其後禪禹而告之曰。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由是觀之。言不本於忠信。而好爭訟。以求勝。用則異其所言。而飾偽貌。以盜名。違上命。以自專。而狼以敗其善類。皆堯之所畏者也。語挾傾害。不務平實。行好乖異。本本人情。而能動衆。以譎世。皆舜之所疾者也。無所稽證。而自肆臆說。無所諮詢。而自謂奇謀。又禹之所不敢用者也。凡若此類。皆不能為人主安民而利及子孫故也。故禹曰。惟帝其難之。而舉陶則

告禹以九德為觀人之法。夫九德並用，尚事而不濟，彰厥有常，何往而不言。今陛下受堯舜之統，當以堯舜之道為師。任大禹之責，當以益皋陶之言為法。然則能脩身然後能知言，能知言然後能知人，能知人然後能用賢，能用賢然後能治國，能治國然後能安民。能安民而德不足，以服遠者，臣未之聞也。臣昧死，獻愚忠，耻吾君不及堯舜，遂對之始，敢不據經以為言。惟陛下財幸。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五十六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五十七

治道

宋光宗時彭龜年上論正始之道疏曰。臣仰惟陛下嗣無疆大歷服逾年改元。於是奏告天地宗廟社稷。非細事也。臣嘗推原古人紀年之意。不謂之一而謂之元者。元善也。所以明人君體元之道在善其始也。今日陛下繼天地之德。衍宗社之慶。慰壽皇之心。吞臣民之望。視始正本。實在於此。草茅小臣。獲對清光。適際斯時。區區愚忠。偶有所見。輒敢條列以上。仰報聖明。唯陛下財幸。臣聞心者身之始。身者家之始。朝廷者天下之始。天子者萬世之始。於其始而知所以正之。體元之道無餘事矣。何謂心者身之始。身聽於心者也。心一動而身隨之。不可不正也。然聖人所謂正其心者。亦去其所以害心者而已。是以大學曰。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

好樂則不得其正。蓋感於物者稍偏。則動於中者皆邪。在常人尚且不可。而况人君乎。陛下聖學高明。其於正心必有道矣。臣猶願陛下日日察之。念念察之。使忿懣恐懼好樂之類。皆不足以動其中。則陛下之心。即堯舜禹湯文武之心也。使數者苟有一焉。則其發用之間。或有以害夫清明之體。而於酬酢萬變宰制萬事。統御萬國。恐亦難矣。昔范純仁有言。君心欲如槃水。常使平正而無所趨向。則免偏側傾覆之患。斯言可謂得人君正心之道。惟陛下念之。何謂身者家之始。大雅之歌。文王曰。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家之難齊也如此。以文王之聖。尚且待神無怨恫。而後能使其家刑焉。是必無一毫之愧於身。乃可舉一家之政于內。故賜予私。則僥倖之路啓。寵幸私則嫉妬之害生。用度不節。則儉約衰。法制不嚴。則名分僭。今日宮庭未必有是。設或燕閒之際。少懈是

防。深虞間隙之閒。便難窒塞。在陛下謹之而已耳。何謂朝廷者。天下之始。大抵天下之事。當出於一。出於一。則有所總統。而天子之勢尊。不出於一。則無所總統。而天子之勢衰。世言漢武帝以九卿之權。間宰相。宣帝以天下之務。在中書。為得駕御臣下之術。不知政出二門。實妨理道。臣恭聞本朝仁宗皇帝英識偉度。三代而下。一君而已。事出獨斷。何所不可。而權要請託。每以大臣為辭。實以此門一開。姦佞百出。深謀遠計。近世所無。此陛下家法也。崇寧奉行御筆。乃小人盜權之術。此陛下近監也。臣竊聞陛下即位之初。所施行事。間出中旨。雖睿智所及。多中事情。然憂國之臣。未免過慮。近日此塗漸塞。朝綱寢清。臣願陛下長守此意。使朝廷政事。常出於一。得則功歸於上。而陛下受從善之名。失則責在於下。而陛下免徇私之謗。體正事順。莫便於斯。如此。而後朝廷可正。而天下之治可得。而舉矣。何謂元子者。

萬世之始。臣聞詩曰。君子萬年永錫祚嗣。祚嗣古人所甚重也。是以自初生至于成人。教之皆有方法。古者父子雖曰異宮。然文王之為世子也。日問安於寢門之外。則其相去當不甚遠。嘉王陛下之元子。宗廟社稷。所繫非輕。而今遽建邸於外。自此居處之易。察恩意之易。決。教誨之易行。當不如前日在陛下之側矣。陛下雖簡擇僚友。謹選左右。然傅相之士少。侍御之人多。傅相正而難親。侍御近而寡正。從違之頃。賢否便分。皇子雖天資穎特。敏於為善。萬一薰絜積習之餘。或移岐嶷冲和之性。臣恐不能不重陛下宗廟社稷之念也。臣竊見司馬光請以皇子伴讀官提舉左右前後侍御僕從之人。如有巧佞護諂者。許令糾察。其言極切。事情。臣願陛下舉而行之。大要使府僚之勢重於侍御。道義之刻密於宴遊。則萬世之本可得而正矣。臣州縣小吏。不識忌諱。輒肆狂妄。輕議家國。罪當萬死。惟陛下赦其愚戇。

龜年又上論。車駕過宮愆期。視朝爽節。章奏壅滯。疏曰。臣備數校文。自入鎖闈。不過外內。財三十五日耳。既出試院。凡達於耳目之事。乃有甚可駭者。台一人之身。至於天下之事。或廢而不舉。自內庭至于外朝。若漫無紀綱之足恃。自大臣至于百執事。皆有采粟不自安之意。軍達于行。民達於閭閻。其言至有不忍聞者。雖不足盡信。亦有不容不疑者也。詰其所以然。則不過陛下近不過宮。及御朝爽節。章奏不下。此其可指者耳。夫過宮事親之小節也。今兩宮之情如春風和氣。安有微階。晨昏定省。少或不講。在父子真情之間。何嘗較計此瑣瑣哉。但有不可得而已者。陛下事親自視。孰與周文王。文王朝王季。且日三焉。而陛下歷月不過宮可乎。是不可委之以為偶然而已。視此以為偶然。則其它以偶然而罷者。亦必猶是也。陛下試觀大廷朝會。群臣小不謹於禮。此豈真有不畏其上之心。而朝廷之儀不得

輕貨者誠以上下之分。恐因是遂陵遲故爾。吾以是責人。則人豈不
以是望我。而可謂吾天性之愛不翦翦於是可乎。夫一不過官直以
為有損於孝。固不可然。今世之所謂孝者。曾不過如此等事。於此一
有不謹。無恠乎。議已者之云云也。何也。吾之所謂實然者。誠未有以
大信于人。則捨禮文之間。抑何所見其果孝與否。孝經曰。敬一人而
千萬人悅。夫敬之而能使人悅如此。則反是豈不足以招其怨且尤
乎。竊聞近日臣僚抗章論奏。如出一口。彼誠不忍陛下父子初無纖
芥。而遽遭此籍口語。故不憚芥鎖。傾心告上。非是群臣看得此事
太重。自是陛下待得此事太輕。此在陛下非有所難。抑何憚而不為
而忍以一已動天下之疑。犯天下之議乎。至于御朝之節。自有法度。
內之起居。則節於內侍。外之起居。則節於閤門。陛下近日斥責內侍
微過必舉。所以此輩寧無異心。陛下答處之間。儻或爽節。不特避禍

者畏陛下而不敢言。懷姦者未必不幸。陛下而不言也。嘗讀庭燎之
詩。至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鏘鏘。然後知古之
人君固望其臣之未朝而數期以待之也。至於罷朝。則使人問大夫。
大夫退。然後適小寢。則古者人君動止皆以臣下為節。今千官百辟
垂紳擗笏。儼然在廷。側耳警蹕。移晷不聞。所謂敬大臣體群臣之經
果如是乎。縱曰。彼皆士大夫。必不敢怨其上。若持戟而衛殿。習操挺
而扈屬車者。皆黜黜無識之徒爾。吾之所以服役之者。不持以利益。
蓋有義存焉。彼但見陛下事親在於過官。治政在於視朝。陛下不過
宮便以為陛下不能事其親。一不視朝。便以為陛下不能治其政。紛紛
之議。此不足恠彼心一動。邂逅之間。直有可慮者。陛下不可以此輩
應斗升之祿。而以無能為輕之也。若夫章奏所以達下情。苟非大臣。
誰能日日進對。其他臣僚所賴以獻替者。唯章奏耳。漢制凡臣下奏

事雖不行。亦必報聞罷。謂之報聞罷者。蓋欲其人知其言之已達也。主父偃上書忤帝。帝朝奏莫召入。其速如此。近日臣下奏議。多留中不出。若使事事得徹。睿覽其間有所去取。固未為害。萬一奏入去處。或有留滯。陛下既不得知。臣下又直以為其言不行。無從詰問。因循積習。漸致蒙蔽。緩急之際。豈不殆哉。此事陛下尤不可不關聖慮也。臣愚欲望陛下不問寒暑。無爽過宮之期。益嚴起居。無失御朝之節。凡有章奏。悉下大臣平章。事屬機密者。自當關防。或有施行者。令其覆奏。如此。而人心不安。人言不息。臣當受妄言之誅。臣聞近日臣僚見陛下如此等言。頗動人心。往往多有諫疏。此皆是愛君憂國之深。唯恐陛下微有玷失。故捐身開策。不自顧惜。自非忠實。豈能如此。陛下雖容受聽納。未嘗少忤。然切身之事。人所難言。在朋友尚欲善道。而况於君父。臣慮它日小人或有指摘此等臣僚。以為暴揚陛下之過。則凡今日論諫。皆足為罪。萬一出此。則人心愈動。將不止如今日而已。此事尤繫國家利害安危。臣故於是復瀝血以告。唯陛下財擇焉。龜年又上論人主用心立德用人聽言四事。疏曰。臣仰惟陛下始初清明。宵旰圖治。用心懇惻。視古顛治之主。不足多也。萬口一辭。皆謂太平可以立致。而臣區區之愚。獨有憂焉。臣聞伊尹告太甲曰。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召公告成王曰。王乃初服。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臣謂今日政陛下之初也。如子之生。或善或惡。皆在今日。是不可不兢兢業業。自貽哲命乎。夫用心有義利。立德有誠偽。用人有邪正。聽言有是非。此乃命吉凶。命歷年之所自出者。陛下於此。政當審所取捨。一有不謹。吉凶便分。臣敢為陛下條列陳之。惟陛下垂聽。臣所謂用心有義利者。大學推明明德於天下。要其極。不過於正心。而心之正不正。則繫乎所存義利之間。

則凡今日論諫。皆足為罪。萬一出此。則人心愈動。將不止如今日而已。此事尤繫國家利害安危。臣故於是復瀝血以告。唯陛下財擇焉。龜年又上論人主用心立德用人聽言四事。疏曰。臣仰惟陛下始初清明。宵旰圖治。用心懇惻。視古顛治之主。不足多也。萬口一辭。皆謂太平可以立致。而臣區區之愚。獨有憂焉。臣聞伊尹告太甲曰。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召公告成王曰。王乃初服。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臣謂今日政陛下之初也。如子之生。或善或惡。皆在今日。是不可不兢兢業業。自貽哲命乎。夫用心有義利。立德有誠偽。用人有邪正。聽言有是非。此乃命吉凶。命歷年之所自出者。陛下於此。政當審所取捨。一有不謹。吉凶便分。臣敢為陛下條列陳之。惟陛下垂聽。臣所謂用心有義利者。大學推明明德於天下。要其極。不過於正心。而心之正不正。則繫乎所存義利之間。

耳。何謂義曰。出於吾心之誠然而不能自己者是也。何謂利曰。不出於吾心之誠然而有為為之者是已。且如孝於父母。是吾心之所不能已者也。義也。若以不孝於父母為父母之所譴責。為天下之所議。而後為之。則是有為而然。而非義矣。以至親親尊賢子庶民。臨天下。亦莫不爾。故臣願陛下凡所舉措。凝神熟思。果非有為為之也。則此心之動。無非義矣。涵養推廣。無使間斷。果有為為之耶。則此心之動。無非利矣。抑遏止絕。無使發露。如此等事。時時有之。但當使一日之間。一念之發。有所為而為之事。漸少。無所為而為之事。漸多。積久習熟。自然去王道不遠矣。何謂立德有誠偽。誠者實理也。凡事從實而為之。則為誠。不從實而為之。則為偽。書曰。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夫作德之所以日休者。以其實也。作偽之所以日拙者。以其不實也。唯其實。故患難中為好事。逸樂中亦為好事。為之初不待勉

彊。不為亦不必遮護。此所以日休。唯其不實。故時暫為好事。久則忘之矣。見人則為好事。無人則忘之矣。雖勉彊而終廢。雖遮護而終敗。此所以日拙。不特如此而已也。實則常自處以不足。故聽言納諫。唯恐不及。不實則好示人以有餘。故文過飾非。無所不至。臣仰惟陛下純實之性。出於天稟。與臣等語前後可覆。此固有帝王之資矣。然今日既登大寶。則非前日比也。聲易恣於耳。色易恣於目。安逸易恣於肢體。芻豢易恣於口腹。耳目口體之欲。一縱則唯恐迹著。而人知。人知而議已。則前日之實。反為不實。不可知也。此臣所甚慮也。故臣謂陛下欲保前日之實。必杜今日之欲。欲不縱。則君道實矣。君道實。則天下安矣。何謂用人有邪正。臣聞富弼曰。人主無職事。唯以辨君子小人為職。於君子小人不能辨。則人主之職廢矣。然自古人君。孰不欲親君子。遠小人哉。卒之各賢其臣。不自知覺。以君子為小人。以小人為

君子如漢元帝者總總也。仰惟陛下潛德王郎。固以知人為難。臣嘗記陛下問臣。畢竟君子小人如何辨。臣告陛下曰。中庸所謂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者。此知人之要法也。故人君必先治己之情性。而後能知人之情性。故情性與君子近。則所用者必君子。情性與小人近。則所用者必小人。人君欲辨君子小人。莫急於治情性。所謂治情性。則臣前所陳是也。何謂聽言有是非。甚矣言之難聽也。以為利而或害焉。以為善而或惡焉。人君如何其辨之也。夫民衆聽之則聖。獨聽之則愚。聽言者能以是察之。思過半矣。故公共之言易識。私獨之言難信。傳曰。公生明。偏生暗。又曰。偏聽生毒。獨任成亂。政謂是也。今人君出而與宰執議政。既出則有給舍省審臺諫論列。何從而不能入。而與近習論政。既出則直以一人之意行之。宰執不能回。給舍不能繳。臺諫不能論。何從而私。陛下天錫睿智。超冠百工。初臨大

柞。想無此患。但以舜之聰明。而猶聖護說。則在陛下其可不謹耶。臣前日親聞玉音。宣諭講筵事。謂內侍輩有諛閣罷講之說。陛下却而不聽。此葉公所謂不以小謀亂大作。真社稷之福也。臣願陛下聽言一一如此。則何憂天下之不治。雖然。臣之所陳。雖曰四事。其實一原。陛下儻能立此心以義。則養德必誠。用人必正。所聽之言必無不是。故臣謂陛下今日所最緊者。在於以義立心而已。然義最難。精心最難。正陛下。方增置講讀。緝熙聖學。顛與諸儒熟究之。日就月將。以為惠福天下之本。不勝幸甚。

光宗以紹熙二年春有雷雪。詔陳時政得失。同知貢舉兼侍講陳騷上奏曰。宮闈之分不嚴。則權柄移。內謁之漸不杜。則明斷息。謀臺諫於當路。則私黨植。咨將帥於近習。則賄賂行。不求謹論。則過失彰。不謹舊章。則取舍錯。宴飲不時。則精神昏。賜予無節。則財用竭。皆切於

時病。

吏部尚書趙汝愚上奏曰。臣嘗讀書觀舜命禹之辭曰。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臣竊惟禹之神聖。其功德豈易量哉。然舜授受之際。獨以勤儉為稱者。何哉。蓋儉以約己。勤以為人。為聖為賢。實本諸此。故舜之命禹。必以勤儉為首也。天祐我宋三世。得遜如堯。授舜如舜。授禹如禹。克勤克儉。陛下之已親傳而密受之矣。臣請論其目。則朝廷之政事。不可以不屬精。幾微不可以不深慮。人才不可以不博訪。邊備不可以不預修。夜之所思。旦之所行。不忘乎是。則勤之至矣。陛下之飲食嗜好。不可以不節。歲時用度。不可以不省。民力不可以不惜。賜予不可以不吝。夜之所思。旦之所行。不異乎是。則儉之至矣。上以副重華付託之重。下以為子孫萬世之法。豈不休哉。惟陛下留神幸甚。

陳亮對策曰。臣聞人主以厚處其身。而未嘗以薄待天下之人。故人皆可以為堯舜。而昔人謂其以已而觀之者。天地之性本同也。夫天佑下民。而作之君。作之師。禮樂刑政。所以董正天下而為之君也。仁義孝悌。所以率先天下而為之師也。二者交修而並用。則人心有正而無邪。民命有直而無枉。治亂安危之所由以分也。堯舜二代之治。所以獨出於前古者。君道師道無一之或闕也。後世之所謂明君賢主。於君道容有未盡。而師道則遂廢矣。夫天下之事。孰有大於人心之與民命者乎。而其要則在夫一人之心也。人心無所一。民命無所措。而欲論古今治亂之宜。先兵財出入之數。以求盡治亂安危之變。是無其地而求種藝之必生也。天下安有是理哉。臣恭惟皇帝陛下。謙恭求治。常若不及。深念夫人心之不易正。而民命之不易生。全也。遺臣等布衣於廷。而賜以聖問曰。朕以涼菲。承壽皇付託之重。夙夜祇

纂思所以遵憲謹誦明憲者甚切至也。臣竊歎陛下之於壽皇在政二十有八年之間。寧有一政一事之不在聖懷。而問安視寢之餘。所以察辭而觀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衆。亦既得其機要而見諸施行矣。豈徒一月四朝而以為京邑之美觀也哉。而聖問又曰。臨政五年于茲。而治不加進。澤不加廣。豈教化之實未著。而號令之意未孚耶。臣於是知陛下求治若不及之心。如天之運而不已也。臣聞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推其本原則曰。克儉克勤。不自滿假而已。今時和歲豐。邊鄙不饑。亦幾古之所謂小康者。陛下猶察其治之不加進。澤之不加廣。而欲求其所謂教化之實。號令之意。若蓋深知人心之未易正。民命之未易生全也。臣請為陛下誦君道師道。以副陛下求治不已之心焉。夫所謂教化之實。則不可以頽舌而動之矣。仁義孝悌。以盡人君之所謂師道可也。所謂號令之意。則不可以權力而驅

之矣。禮樂刑政。以盡人君之所謂君道可也。夫天下之學。不能以相一。而一道德以同風俗者。乃五皇極之事也。極曰皇。而皇居五者。非九五之位。則不能以建極也。以大公至正之道。而察天下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者。悉比而同之。此豈一人之私意小智乎。無偏無黨。無反無側。以會天下於有極而已。吾夫子列四科。而則德行於言語政事文學者。天下之長俱得而自進於極也。然而德行先之者。天下之學固由是以出也。周官之儒。以道得民。師以賢得民。亦以當得民之一條耳。而二十年來。道德性命之學一興。而文章政事。幾於盡廢。其說既偏。而有志之士。蓋嘗患苦之矣。十年之間。群起而沮抑之。未能止其偏。去其偽。而天下之賢者。先廢而不用。旁觀者亦為之發憤。以昌言。則人心何由而正乎。臣願陛下明師道以臨天下。仁義孝悌。交發而示之。盡收天下之人才。長短小大。各見諸用。德行言語政事文

學無一之或廢而德行常居其先。蕩蕩乎與天下共。由於斯道則聖問所謂士大夫風俗之倡也。朕所以勸勵其志者不為不勤而偷情猶未盡善。殆將不足憂矣。若使以皇極為名而取其偷情者而用之以陰消天下之賢者則風俗日以媮而天下之事去矣。夫天下之情不能以自盡而執八柄以馭臣民者乃六三德之事也。強弱異勢而隨時弛張者人主所以獨運陶鈞而退藏於密者也。用玉食不可同之勢而察威福之有害于家凶于國者悉取而執之。此豈臣下之所得而襲用乎。沉潛剛克高明柔克以期刑法之適平而已。吾夫子為魯司寇民有犯孝道者不忍置諸刑其說以為教之不至則未庸以殺而少正卯則七日而誅之。蓋動搖吾民不可一朝居也。周官之刑平國用中典蓋不欲自為輕重耳。而二三十年來罪至死者不問其情而皆附法以讞。往往多至於事生其事既偏而平心之人皆不以

為然矣。數年以來典刑之官遂以殺為能。雖可生者亦傳以死而廟堂或以為公而盡從之。使奏讞之典反以濟一時之私意而民命何從而全乎。臣願陛下盡君道以幸天下。禮樂刑政並出而用之。凡天下奏讞之事長案碎竅盡使上諸刑寺其情之疑經者駁就寬典。至其無可出而後就極刑。皆據案以折之。不得自為輕重。則聖問所謂獄民之大命也。朕所以選任其官者不為不謹而寬濫之數或未盡除。殆將不足憂矣。若使以福威在己而欲一日盡去其寬濫人之私意固不可信。而吾能自保其無私乎。不如付之有司之猶有准繩也。聖問又曰意者狃於常情則難變玩於虛文則弗畏乎。臣以為人主厚處其身而未嘗以薄待天下之人。安有吾身之既重而天下之終不可化者乎。臣願陛下明師道君道以先之而已。此所謂教化之實貌今之意者也。臣伏讀聖策曰且帝者之世賢和於朝物和於野俗

固美矣。然讒說殄行。迺以為慮。臣有以見陛下深知人心之未易正也。昔者堯舜以師道臨天下。苟可以教之者。無所不用其至矣。而說之橫入於人心者。謂之讒說。行之高出於人心者。謂之殄行。人心之危說。有以橫入之。則受矣。行有以高出之。則伏矣。此所謂震驚而堯舜之所憂也。故必有納言之官。使王命民言。交出迭入。而得以同歸于道。而天下之學一矣。及周之衰。天下之學爭起。肆出不能相下。而向之所謂讒說殄行者。變而為鄉原。務以浸潤於人心。自納於流俗。天下之學既不能以相一。而其勢不屈而自歸。孔孟蓋深畏之。以其非復堯舜之時所常有也。願陛下畏鄉原甚於堯舜之畏讒說。殄行。則人心之正有日矣。臣伏讀聖策曰。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刑。既措矣。然怙終賊刑。必使加審何也。臣有以見陛下深知民命之未易生全也。方堯舜以君道幸天下。禹平水土。稷降播種。民固已樂其

有生矣。而臯陶明刑以示之。審其不可由之塗。使得優游於契之禮。伯夷之禮。天下之人皆知禹稷契之功。而臯陶之所以入於人心者。隱然而不可誣也。後世之為天下者。刑一事而已矣。寬簡之勝於微密也。溫厚之勝於嚴厲也。其功皆可言。而臯陶不言之功。則既廢矣。夫鞭作官刑。朴作教刑。金作贖刑。苴犴辟赦。怙終賊刑。官刑既於彼。教刑又於此。情之輕者。釋以財。情之誤者。釋以命。凡可出者。悉皆出之矣。其所謂怙終賊刑者。蓋其不可出者也。天下之當刑者。能幾人。後世之輕刑。未有如堯舜之世者也。願陛下考堯舜之所以輕刑之由。則民命之全可必矣。而聖策又曰。得非薰陶訓厲自有旨歟。臣之所以反復為陛下言之者。苟盡師道。則薰陶在其中。苟盡君道。則訓厲不足言矣。堯舜之所以治天下者。豈能出乎道之外哉。仁義孝悌。禮樂刑政。皆其物也。臣伏讀聖策曰。今欲為士者。精白承德。而趨

向一于正。為民者遷善遠罪而訟訴歸于平。臣有以見陛下之未嘗以薄待天下之人也。彼亦何忍以異類自為哉。而聖策又曰。名實於實。而是非不能文其偽。私滅於公。而愛惡莫可容其情。則聖意不免於小疑矣。然而天下之學貴乎正。天下之情貴乎平。其終固未嘗不歸於厚也。夫今日之患。正在夫名實是非之未辨。公私愛惡之未明。其極至於君子小人之分猶未定也。伊尹論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逆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其說近矣。而漢之谷永。其言未嘗不逆。唐之李泌。其言未嘗不順。則人心庸有定乎。孟子論國人皆曰賢。必察見其賢而後用之。國人皆曰可殺。必察見其可殺而後殺之。其說密於伊尹矣。然為人上者。何從而得國人之論也。凡今之進言於陛下之前者。孰不自以為是。而自以為公哉。陛下亦嘗察與。論之曰。賢者而用之矣。然而人之分量有限。其心未能盡平也。未能盡無私也。小人乘間而肆言。以為公力。詆以為直。陛下亦不能不惑之矣。遂欲兩存之。以為平。薰蕕決無同器之理也。名實是非。當日以清。而公私愛惡。未可知所定。何望夫風俗之正。而刑罰之清哉。陛下見其賢而用之。舉動之小偏。則勿行而已耳。若臣故當相與如一體也。何至存肆讒之人。以恐懼其心志。而徊徨其進退哉。陛下苟能明辨名實是非之所在。公私愛惡之所歸。則治亂安危。於是乎分。而天下之大計略定矣。風俗固不期而正。刑罰固不期而清也。清白承德。遷善遠罪。直其細耳。而聖策又曰。節儉正直之誼。興行於庶位。哀矜審克之惠。周浹於四方。果何道以臻此。其要在於辨名實是非之所在。公私愛惡之所歸。其道則以厚處其身。而未嘗以薄待天下之人而已。陛下三載一策多士。宜若以踵故事也。宜若以為文具也。草茅亦以故事視之。以文具應之。過此一節。則異時高爵重祿。陛下不得而斬之矣。

也。小人乘間而肆言。以為公力。詆以為直。陛下亦不能不惑之矣。遂欲兩存之。以為平。薰蕕決無同器之理也。名實是非。當日以清。而公私愛惡。未可知所定。何望夫風俗之正。而刑罰之清哉。陛下見其賢而用之。舉動之小偏。則勿行而已耳。若臣故當相與如一體也。何至存肆讒之人。以恐懼其心志。而徊徨其進退哉。陛下苟能明辨名實是非之所在。公私愛惡之所歸。則治亂安危。於是乎分。而天下之大計略定矣。風俗固不期而正。刑罰固不期而清也。清白承德。遷善遠罪。直其細耳。而聖策又曰。節儉正直之誼。興行於庶位。哀矜審克之惠。周浹於四方。果何道以臻此。其要在於辨名實是非之所在。公私愛惡之所歸。其道則以厚處其身。而未嘗以薄待天下之人而已。陛下三載一策多士。宜若以踵故事也。宜若以為文具也。草茅亦以故事視之。以文具應之。過此一節。則異時高爵重祿。陛下不得而斬之矣。

陛下圖其名。而草茅取其實。此豈國家之所便哉。正人心以立國本。活民命以壽國脉。二帝三王之所急先務也。陛下用以策士。則既不鄙夷之矣。於其末又復策臣等曰。子大夫待問久矣。咸造在廷。其為朕稽古今之宜。推治化之本。凡可以同風俗。清刑罰。成泰和之效者。悉意而條陳之。朕將親覽。臣有以見陛下必欲正人心。全民命。以盡君師之道。而自達於二帝三王之治而後已。願臣何人。豈足以奉大對。臣竊觀陛下以厚處其身。而未嘗以薄化行天下之人。既得正人心。全民命之本矣。而猶欲臣稽古今之宜。推治化之本。夫以厚處身之道。豈有窮哉。使天下無一人之有疑焉可也。陛下之聖孝。雖曾閔不過而定省之小奪於事。則人得以疑之矣。陛下之即日如故而疑者不媿。其望陛下之以厚自處為無已也。陛下之英斷自天。不借左右以辭色。而廢置予奪之不常。則人得以疑之矣。陛下之終無所假而疑

者亦不媿。其望陛下之以厚自處為無已也。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而九五之需于飲食者。待時以有為。當於此乎需也。豈以陛下之聖明而有樂乎此哉。然而人心不能無疑也。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四方。而六五之出涕沱若。戚嗟若雨。明相照。撫心自失。而不敢以敵體也。豈以陛下之英武而肯鬱鬱於此哉。然而人心不能無疑也。臣願聖孝日加於一日。英斷事踰於一事。奮精明於宴宴之間。起心志於謙抑之際。使天下無一人之有疑。而陛下終為壽皇。繼志而述事。則古今之宜莫便於此。治化之本莫越於此。同風俗以正人心。清刑罰而全民命。而明效大驗。可以為萬世無窮之法。其本則止於厚處其身而已。詩不云乎。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文王之德之純。而子思亦曰。純亦不已。夫以厚處其身。豈有窮哉。臣昧死上愚對。祭哉。上奏曰。臣聞治道貴清靜。此先哲之格言也。天下無事。猶當以

清靜理之。而况多事乎。多事之時而處以無事。則事自定。苟惟不然。徒為膠膠擾擾。事日益繁。去治愈遠。厥今天下可謂多事矣。吉凶之禮迭舉。宮室之役並興。與夫使命往來之交馳。諸軍犒賞之頻併。是皆不得已者。適丁歉歲。生民艱食。陛下發倉廩府庫以賑救之。此又大不得已者。今太倉之粟。左幣之金。所餘無幾。京府積鏹。漕司羨緡。耗用略盡。州縣之間。上下煎熬。殆無生意。人勞財匱。莫甚於此時。自今以往。日幸無事。猶懼不給。萬一饑饉。流臻盜賊。竊發或有意外之費。將何以支。為今日之計。要當於不得已之中。求其可已者。已之可緩者。緩之。朝廷之上。鎮之以靜重。百執事之間。守之以靖共。州縣先於撫摩。邊鄙貴於寧輯。休息生聚。年歲之間。國用稍裕。民力稍蘇。然後興滯補弊。達利除害。亦未為晚。此國家根本之計。惟陛下留神幸

戡。又奏曰。臣竊見漢宣帝為西漢中興之主。侔德高周。求其所以致治之迹。未過信賞必罰。綜覈名實。樞機周密。品式備具。上下相安。無有苟且之意而已。考其成效。至於威信。夷狄功光。祖宗業垂。後裔何其盛哉。恭惟陛下其仁如堯。其孝如舜。如禹之勤儉。如湯之剪智。又有文王之容德。武王之義德。無二帝三王之美。可謂盛德之君。孝宣雜霸。不足陳於前。然今日之治。未底孝宣之盛者。臣竊惑之。豈賞罰未盡信必。名實未盡綜覈耶。樞機未盡周密。品式未盡備具耶。何其上下未免有苟且之意也。凡今之仕者。無非苟且。內而百執事。志在爵位。多方以圖進。計日以待遷。不復以職業介意。循常守故。曾陋就簡。避嫌畏譏。之不暇。何暇為國家遠大之圖。外而監司令守。志在利祿。唯恐所入之不豐。所求之不廣。至於職業。能者不過趨辨目前。規求近效。以追責免。矣而已。何暇為國家經久之計。又况任之不久。責之不

專人知其任之不久也。唯脫去是期，幸其責之不專也。唯退避是務。間有有志事功者，經營規畫，未及就緒，不以遷去，即以罪罷矣。烏能取効於旬月之間。此所以苟且之俗尚熾，而中興之功未立也。今縱未能一一久任而責成，至如主計之臣，掌兵之官，與夫監司帥守，似不可以屢遷，難易使之尸素而逃責也。要當以三年為任，凡朝廷所欲為者，如屯田牧馬，修城壁，備器械，課農桑，興水利之類，除授之初，臨遣而面命之，責成效於三年。三年之中，有過則削爵奪俸，有功則增秩賜金，無易其任。三年之後，然後覈實之，不愆于素，則進用之。因任之，不如所言，罪之可也。竄之可也。如此任之，既各責之，既專，既不吝苟且偷安，以幸免，亦不敢苟且欲速，以應命。三年之間，何事不立。何功不成。孝宣之治，亦不足進。惟陛下留神省察。

戲又奏曰：臣聞之，至以天下為憂，樂天下以人主為休戚，天下無事。

則人主享其樂。人主萬壽，則天下同其休。上下相關，理之必然。今日

邊鄙無虞，盜賊不作，亦可謂寧謐矣。無彊臣擅權，無姦邪亂政，朝廷亦

可謂清明矣。然而廟堂之上，惴惴然常若有不測之憂，百執事之間，

皇皇然不安厥職，下而士民，亦無和平之象。陛下責為天子，富有天

下，當享天下之至樂，臣竊料陛下亦未知所以為萬乘之樂。此中外

休戚之所關也。宰執之敷陳，侍從之獻納，給舍之封駁，臺諫之論列，

不無煩瀆聖聽，皆其職分之所當然，不能自已。以臣觀之，今日之事，

不過數端而已。非有甚難，特陛下一顧旨之勞耳。陛下何惜不於談

笑之間，此數事使中外之人皆知陛下之心，頌陛下之德，以釋天

下之疑，以召天下之和。上恬下熙，共臻康泰。陛下端拱巖廊之上，優

游無為，享天下之樂。天下賴陛下一人之慶，豈不躋歟。臣不勝大願。

戲又奏曰：臣聞天人之勢，雖若遠邈，而休咎之證，如符節之合。君民

之分雖若隔絕而交感之理如影響之隨。天至高而卑。民至愚而神。人君一嘖一笑。一言一語。皆足以動天聽。感人心。故一念之善。則為祥風慶雲。一念之差。則為迅雷激電。一政令之美。則民在春風和氣之中。一政令之失。則民在烈焰層冰之上。上下相應。脉絡相貫。有不期然而然者。為天之子。為民之父母。其可忽諸。粵自今夏以來。災異屢見。星變地震。山摧川竭。黑子貫日。赤氛亘天。上天之所示戒者。不一而足。近則都邑。遠則畿甸。閭閻無知之人。輿說造訛。公肆謗議。幸災樂禍。唱言變亂。無所忌憚。人情詢詢。朝不謀夕。其勢甚危。乃十一月十有五日。車駕過宮。親講問安視膳之禮。都人忻悵。天意頓回。和氣致祥。瑞雪時降。徧及淮浙。罔不霑濡。是月二十日。皇太后冊寶禮成。流傳四方。舉同慶。抃化悻。灰為柔順。變愁嘆為懽謠。氣象霍然。盡還舊觀。天下竟艾萬口。一詞歌詠聖德。易危而安。反災為祥。在陛下

一願旨。一舉足之易。孰謂天道之難知。人心之難感乎。臣濫將王命。逖客淮壖。得之見聞。歸美報上。臣之職也。臣所歷淮浙八郡。蘇秀中熟。常潤所收。僅六七分。自江而北。絕長補短。大率不減六分。斗米不過二百五六十金。錢會流通。民旅安便。盜賊不興。邊鄙帖然。此正陛下垂衣拱手。優游無為。兩宮交懽。朝野多娛之日。臣復何言。臣區區愚衷。竊謂陛下既鑒往事之明驗。必思將來之永圖。無以天幸為可常。無以愚民為可忽。曲盡事親之道。示儀刑於有衆。深究保邦之術。消變亂於未萌。戒諭執政大臣。條舉天下滯務。重地之闕帥者。以時除授。遠方之待報者。以次施行。聽任臺諫。以振紀綱。保全臣下。以勵名節。朝廷既正。天下自化。夷狄自賓。中外廓廓。無事。兩宮萬壽。備天下之養。享天下之樂。足以夸當年而高後世。書之史冊。傳之燕窮。豈不黷歟。臣不勝大願。

載又奏曰。臣聞自古人君臨御之初。必謹其始。為人臣者。亦必以謹始之說告於其君。蓋國家安危之幾。天下治亂之原。生民休戚之本。君子小人消長之際。實係於此。可不謹諸。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公羊曰。元年者何。君之始也。穀梁曰。雖無事。必書正月。謹始也。故伊尹告其君曰。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召公告其君曰。王乃初服。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古之君臣相與警戒。莫不以謹始為先。蓋人君體元居正。南面以聽天下。龍飛之初。萬物之所爭睹。四海之所具瞻。一命令之發。一政事之施。必有以竦動天下。悅服人心。則天下之人翕然向風從化。不令而行。無為而治。始之不謹。其後雖有仁心善政。良法美意。人不信也。仰惟陛下嗣膺大寶。躬臨初政。海隅蒼生。傾耳矚目。以觀德化。而僕太平。是以陛下宵衣旰食。不遑康寧。於謹始之道。尤加聖慮。伏覩求言之詔。既詢訪於舊弼。又咨諏於近臣。既俾中外之

臣。咸得條奏。又俾在廷之臣。每日輪對。此正初政之當急。天下之士莫不披肝膽。布腹心。輸忠竭誠。以副陛下惻隱之意。况臣世受國恩。身為宰士。若隱情惜已。不為陛下極言。臣則有罪。臣謹採掇自古人君謹始之道。人臣謹始之說。舉八事為陛下獻。一曰正心術。二曰辨邪正。三曰廣聖學。四曰來直言。五曰戒游逸。六曰崇節儉。七曰恤刑罰。八曰重名器。皆隨解釋。據古為證。不敢飾為浮詞。以瀆聖聽。伏望陛下清閒之燕。垂精留神。特賜省覽。或於初政。可裨萬一。謹列如左。

一正心術 臣聞堯之傳舜。舜之傳禹。見於書曰。天之曆數在爾躬。爾終陟元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見於論語曰。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舜亦以命禹。夫三聖相傳心術之妙。不過曰中而已。漢武帝即位之初。親策

多士。董仲舒告以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蓋上天之災祥。下民之休戚。人才之邪正。天下之治亂。係於人君之心。一念慮之發。雖若甚微。幽顯之間。其應如響。惟人君者當宅心於正道之中。非正勿視。非正勿聽。非正勿言。非正勿動。一心既正。則邪佞讒諂不得而入。聲色貨利不得而淫。以視則明。以聽則聰。言可為則動。可為則措之。則朝廷萬事無不歸於正。四方遠邇無不一於正。天下不足為矣。

二辨邪正。臣聞舜初即政。首舉十六相。去四凶。而天下咸服。傳以為有大功二十。禹臯都俞之際。亦以知人為先。臯陶又陳九德。謂人君能知九德之人。考察其真偽而信之。上可以撫五辰。下可以凝庶績。蓋知人。人君之盛德。人君無職事。惟辨君子小人而進退之。是君子小人之難辨也。久矣。讒諂而說。似忠。乘機

投合似智。脅有諂笑似恭。小廉曲謹似賢。排斥小人者似乎讒。汲引善類者似乎黨。面折庭爭者似乎訐。難進易退者似乎矯。人君智不足以燭之。則君子小人並用而雜處。交爭而互勝。終必至於小人進而君子退。此治亂之所由分也。惟人君者。要當精鑒詳察。審其賢者聽任之而勿貳。知其不肖者廢斥之而勿疑。內君子而外小人。使之各安其分。則人君之能事畢矣。天下其有不治乎。

三廣聖學。臣聞商高宗嗣位之初。傅詭告之曰。吾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又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又曰。惟學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詩人進戒。嗣王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有。示我顯德行。詩書所載。臣之告其君。必以學為先。蓋人君不可無學。學者學治天下。王者

之事。故堯舜禹湯汲汲。仲尼皇皇。此所以聖益聖。明益明也。昔唐太宗貞觀之初。引十八學士於禁中。論古今成敗。諷誦詩書。講求典禮。咨詢不倦。以至夜分。嘗謂虞世南曰。使我稽古臨事。不惑者。公等力也。臣願陛下於廷臣中。遴選忠信端良。博雅多聞之士。使備勸講。無限員數。無拘資格。更番直退。朝之暇。引之便坐。講求經術。咨詢治道。因訪民間疾苦。吏治得失。假以溫顏。接以誠意。俾盡其情。如是。則聖學日益。聖政日新。雖深居九重。而周知四海。豈小補哉。

四來直言 臣聞舜受禪之初。咨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傅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故元稹上書於憲宗初元。謂自古人君即位之初。必有敢諫之士。君受而賞之。則競為忠諫。苟拒而罪之。則卷懷括囊。又引太宗賞孫伏伽事以

告之。蓋古者史為書。瞽誦詩。百工獻藝。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人人得以盡其言。況以諫為官。有言責者乎。陛下自即位以來。求言之詔屢下。納諫之誠未孚。未聞賞一敢言之士。而已輕去言事之臣。此天下識者所以竊窺初政而重為之惜也。臣願陛下廣開言路。增置諫官。言之是則賞之。言之非則置之。狂妄者優容之。抵訐者寬宥之。懷姦罔上。朋邪害正者黜之。如是。則天下之士莫不樂告陛下。庶幾直言日聞。卡情畢通。而無壅蔽之患矣。

五戒遊逸 臣聞成王即政。周公恐其逸。遂作書戒之。先曰。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又言高宗高宗之不敢荒寧。祖甲之不敢侮鰥寡。文王之自朝至于日中。曷不遘厥食。茲四君所以享國久長。又戒以繼自今嗣王。則其無逸于觀于逸。

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逸一篇。反復數百言。始終以逸豫為戒。故古人以宴安為酖毒。以無逸為元龜。仁宗皇帝建運英閣。書無逸於屏間。朝夕觀覽。以示警戒。夫昧爽不顧。後世猶怠始而不勤。後將若何。古之人君。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未明求衣。夜分乃寐。者非欲焦心勞形。以自苦也。蓋恐怠心一生。則便佞之說乘間而入。酖樂之事。有時而為。流而不返。不惟荒政損德。亦非所以養壽命。惟人君者。要當清心寡慾。克己復禮。終始惟一。無荒無淫。如此。則壽齊堯舜。享國百年。豈不躋歟。

六崇節儉 臣聞舜命禹總朕師。懋乃德。嘉乃丕績。不過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孔子亦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黼黻。舜之所以傳萬萬之

所以繼舜者。莫不以儉德為先。故唐玄宗開元之初。焚珠玉錦繡于庭。以示儉德。及其末年。猶以窮奢極侈亂天下。其始可不謹乎。唐太宗問褚遂良曰。舜造漆器。諫者十餘人。何也。遂良對曰。漆器不已。必以金為之。金器不已。必以玉為之。古人之必諫其漸。若事已橫流。則無及矣。蓋天子者。合天下之力而奉之。凡宮室車馬服食器用。無非生民之膏血。其作之甚勞。其成之甚難。安而享之。必思其所自來。思其所自來。則不忍輕費民財。重惜民力。如此。則子孫萬世長享天下之奉矣。

七恤刑罰 臣聞舜初嗣位。首陳典刑之義。以勅天下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又命皋陶作士。戒以惟明克允。故能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恤刑之效。於此可見。漢景帝之元年。減笞法定箠令。唐太宗貞觀之初。親明堂圖。而除鞭背。自古

聖賢之君莫不以人命為重。不敢輕於用刑。故能享國長久。慶流後裔。恭惟祖宗二百四十餘年之間。深仁厚澤。漸被四表。誅戮之刑。內不施於骨肉。外不施於士大夫。麗於法者。一付有司。雖天子不得輕重於其間。故卜年卜世。與周匹休。又非漢唐之所能及。臣類陛下遵守祖宗成憲。謹於用刑。寧失之寬。不可失之急。寧失之略。不可失之詳。寧有佚罰。不可及無辜。庶幾初政。有以深結人心。而為萬世無窮之福。天下幸甚。

八重名器。臣聞南高宗即位。傳詔進于王曰。惟治亂在廉官。官不及私昵。惟其人。爵罔及惡德。惟其賢。夫爵賞天下之公器。當與天下共之。非人君所得而私。昔韓昭侯愛一弊袴。不以賜左右。必欲待有功者。且曰。明主愛一頓一笑。袴豈特頓笑哉。唐宣宗重惜章服。有司嘗具緋紫衣數襲。以備賞賜。或半歲不用其

一。夫弊袴微物也。章服虛文也。二君悵惜如此。蓋物以寓意。文以副實。上之人愛之重之。不以輕畀。則得之者榮。苟惟人人而與之。則不足以為重矣。而况一命以上。人君所以勵世磨鈍。無功者賞。則有功者怠。不肖者進。則賢者退。予奪廢置。可不謹諸。惟人君者。要當以天下為公。凡高爵厚祿。擇天下之賢者。有切者共之。惟其人。勿以疎遠而廢。非其人。勿以親昵而用。威權不可移於下。名器不可假於人。如此。則上無濫賞。下無幸人。貴賤履位。賢不肖襲情。而天下治矣。

右臣所言八事。凡陛下之所優為者。臣申言之。所以堅陛下有為之心。陛下之所不為者。臣預言之。所以防陛下欲為之漸。此皆初政之急務。若夫示好惡。公毀譽。以作人才。尚名節。黜貪鄙。以厚風俗。薄賦歛。戒撻剋。以寬民力。擇將帥。明賞罰。以肅軍政。所當講求次第而施。

行者臣不敢驩等以進位早言高罪當萬死。惟陛下裁赦。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五十七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五十八

治道

宋寧宗時。袁詒友上言。臣仰惟皇帝陛下。聰明仁孝。得於天資。曆數攸歸。神器有託。承太皇之命旨。遵聖父之詔音。嗣守丕圖。撫臨萬寓。天地開悅。神人協和。臣遭際明時。至榮極幸。臣嵬瑣不才。叨綴從列。向者充負京邑。屢拜清光。夙荷聖神特達之知。媿無職守。纖毫之報。茲幸身逢華旦。顛瀝愚衷。亟欲仰贊宏標。少裨聖德。竊惟自古大有為之君。其於踐祚之初。必思有以收結人心。慰滿眾望。人心既得。眾望已孚。則天順人助。四夷來王。極功所不難致。陛下嗣位維新。中外憂戴。正是收結人心。慰滿眾望之日。臣不暇縷舉繁目。願以當今可行。足以收人心而慰眾望者。有六事焉。

其一曰。大行至尊壽皇聖帝。奄棄萬方。倏已浹月。陛下追慕皇祖。

日赴臨殿。號慟備至。臣民歎嗟。唯是三年之服。天下通喪。自漢以來。喪禮從薄。遂有以日易月之制。蓋數千百年為天子者。未有斷然而能復古也。惟我壽皇聖帝。頃罹高宗之喪。斷自宸衷。躬行三年之服。孝誠之至。萬古無踰。今陛下繼統嗣位。適當以日易月。禫祭之初。此正陛下盡孝竭誠之日。夫壽皇之於高宗。蓋子為父服。是以為三年之喪。今陛下之於壽皇。則孫為祖服。亦當行周期之制。臣願陛下體壽皇執喪三年之禮。倣古人喪禮近厚之說。亟下詔旨。躬行周期之服。令有司討論喪制。凡御朝退朝。御輦過宮之服。並令斟酌裁定。陛下一躬行之。此今一下。中外臣子。既以仰嘆陛下念祖孝誠之切。復以深感陛下居喪盡禮之孝。抑以敬服陛下聰明仁孝之實。以收人心。以慰衆望。莫切於此。且今之屬晉。固非可以禮義責也。猶能慕我壽

皇之孝。而能於繼祖踐位之日。躬行三年之喪。屬首固不足言之於陛下也。然彼且能爾。今周基之服。陛下必能以身行之。儂聖意以為無難。即乞速降指揮。不勝臣子厚幸。

其二曰。昨日恭聞已降指揮。宣押宰臣留正。仰見陛下握符御極。知所先後。倚任大臣。共圖盛治。規模宏遠。將致太平。天下幸甚。臣竊意留正。必須抗章牢辭。未即赴闕。願陛下體古人進退大臣以禮之意。深以朝廷輔佐之任為重。與降詔趣還俸之必來。則陛下禮貌大臣。無愧於古先哲王矣。至如起居郎陳傅良。憂國愛君。不得已。遂納祿而去。樞密院編脩官楊方。以前日待事未順。亦接劾而歸。二人者。皆一時人望所屬。臣願陛下出自聖意。亟下詔旨。並命日下依舊前來。各供舊職。豈特以收結士心。亦於贊襄治道。大非小補。

其三曰。臺諫者。天子之耳目。所以密贊治道。裨益聖聰。頃歲高宗皇帝更化之日。首下詔書。大開風憲之地。今陛下作主。舉行新政。要當廣開言路。崇用臺諫。臣願陛下斷自宸衷。亟發詔旨。申飭臺諫。令各盡乃職。知無不言。凡有章奏。陛下即日施行。則言路既廣。聖德彰聞。治效日隆。下無壅蔽。初政之要。無以越此。

其四曰。向者壽皇聖帝初罹高宗之喪。教坊樂人及應干俳優伶官等。並行罷逐。今陛下嗣服之日。適居喪制。臣願陛下即降指揮。應干樂人及俳優伶官等。日下並權令逐便。候終喪日。續聽指揮。亦以見陛下盛德之至也。

其五曰。自古人主規圖極治。增益聖德。未嘗不求言納諫。以廣聽聞。漢董仲舒謂廣覽兼聽。極群下之知。盡天下之美。此蓋帝王之要務也。今陛下嗣服之始。尤當廣求直言。崇任忠鯁。政事之

當否。民情之休戚。儻非聽言受諫。陛下無由自知。國朝祖宗即位之日。即相繼下詔。以求直言。列聖傳承。以為家法。然而求言貴於能聽。聽言貴於能行。今朝政闕失。民間疾苦。未易縷陳。臣願陛下亟發詔旨。先令在朝監察御史以上。及館職學官。限五日內各上封章。極言時政闕失。使之盡言無隱。陛下儻未能盡經乙覽。即乞以臣下章奏付後省都司官。擬其必可施行者。類申朝廷。將上取旨。一一施行。其間有關係陛下躬行者。亦令大臣別項敷奏。陛下恪意力行。如此。則五帝三王將並駕而齊驅矣。

其六曰。今歲適當大禮之年。今大行在殯。遂降九月明堂指揮。陛下既履寶位。即與太上皇帝事體不同。參之禮經。嚴父莫大於配天。蓋謂尊父以配天也。陛下若行明堂。則於尊父之禮實有所礙。無陛下臨御之初。正欲修明。號令。得動觀聽。臣願陛下以

明堂尊父之禮。既有所礙。亟與大臣商議。仍舊舉行郊祀之禮。如冬至之前。未得發引。即照乾道元年正月郊祀之例。躬降德音。其肆赦支犒恩數等。亦照隆興二年十一月冬至日指揮施行。庶幾陛下御極之始。即見上帝。於昭格天地。歛福庶民。實為初政之助。臣備數從班。職在獻納。既未得即侍天威。面控愚慮。而於六事實不可緩。用敢亟具奏劄。上瀆聖聰。惟陛下諒其忠悃。而早行之。至於躬節儉之德。以先天下。惜內帑之財。以養國力。兩宮定省之日。風雨不渝。泰安之禮。極其優厚。倚信大臣。視為心腹。收召人物。必先忠良。早朝晏罷。日以勤政為務。臣下章奏可否。隨即施行。內侍之任。以忠直老成為先。見在宮嬪。稍加斟酌。裁減隨龍恩數。必合舊制。而後行。左右請求。必惟成法。而後與。戒飭諸乞主帥。務令修舉軍政。中嚴必遵守。臣專以固圉為職。凡此數端。望陛下曲留聖衷。節次施行。則堯舜三代之治。日月可冀矣。臣不勝激切控瀝之至。

衛涇上奏曰。臣聞人君之治天下。無不原於此心。治安常得於憂勤。禍敗每基於逸樂。蓋方其多事。則懼心必生。故憂勤而圖治。居安既久。則驕心易起。故逸樂而不自知。苟非聰明過人。鮮能自克。臣恭惟陛下。天資濬哲。智略高遠。萬無是事。臣區區愚慮。不能自己於言。且聲色易於移人。陛下非不知聲色之不可適也。而耳目為難防。宴安同於醜毒。陛下非不知宴安之不可懷也。而志意為易惰。財用生民之膏血。陛下非不知財用之當節也。而牽於姑息。則有所未暇。節者益主之標柄。陛下非不知名器之當惜也。而溺於貴幸。則有所未暇。惜。自陛下即位。人臣之進說者。非一疏。陛下之聽言者。非一日。雖改過不吝。見善必從。而弊隙尚多。死濫未革。陛下意謂時之無事。亦必

過憂事之至微未足害治。然恐陛下此念生於自喜。則驕心得以乘之。驕心一萌。則所以體天意者亦幾於息矣。况朝廷庶事未可謂盡富。四方幽隱未可謂盡達。年穀雖豐。民困重斂。夷狄雖順。意實不測。大計未立。大讎未復。天之望陛下者若是。正宜惕息脩省。其可有一毫之驕心耶。臣願陛下圖患於不見。保治於未形。一起居言動。一云為注措。兢兢業業。常若上帝臨之在上。質之在傍。釐色之陳於前。必思玉體之當愛。宴安之動於念。必思德業之當勉。爵賞之施。必思名器不可以假人。賜予之頒。必思民力不可以困竭。此心無日不與天相似。則陛下所以體天意者既至。天心所以愛陛下無窮。凡陛下所當為之事。皆以第而舉矣。昔仁祖謂休祥之臻。懼省不類。哭異之見。傲畏厥跡。乃攷實疇之傳。稽漢儒之說。哀類五行六沴。禍福之應。為書十二卷。名曰洪範政鑒。以示天人感召之理。壽皇嘗諭近臣。燕逸一

書享國久長。皆本寅畏。爰緝尚書所載天事。列為二圖。名曰敬天。朝夕觀覽。仁祖壽皇所以飭躬修德。克謹天戒。見於一書者。不外此數事。成效昭然。于今可觀。不然。治教刑政。大抵粗略。而天之報貶。適同於已安已治之時。臣誠恐天幸不可以為常。禍機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也。惟陛下留神省察。豈特臣之幸。實宗社生靈之幸。涇又上奏曰。臣恭惟陛下聰明天縱。嗣承大統。舜禹授受。千古有光。遵壽皇之成規。對廷臣於黼座。將以講求治道。豈徒應故事而已。臣側聞群臣進言者多勸陛下即位之初。當大有所施。設以疎動四方之觀聽。陛下聖意以循循為治。臣有以見宸慮高明。度越千古。固非常情之所能量度也。臣竊觀自昔欲有為之君。非不好大喜功。志高慕遠。方其銳意圖治。凡創端造業。皆足以震耀群動。興起人心。論治者亦皆喜談而樂道。及閱歲踰時。意銷氣沮。曾無尺寸之效。而論

胥以敗。往往銳始者必怠終。競虛美而本無誠心。故其害至此。孰若
因人情之所欲。審事勢之所宜。圖實效而不隆虛名。務遠謀而不趨
近利。其初雖若循循未快人意。然盡力於躬行。用功於悠久。積日累
月。寢明寢昌。計筭見效。反出於欲有為者之上。得失可槩見矣。昔堯
以兢兢日行其道。舜以業業日致其孝。禹之克勤克儉。湯之檢身若不及
文王之翼翼小心。武王之繼志述事。凡詩書所稱此六七聖人。不過
畏天命。保人心。側身脩行。恭己任賢。慢遊逸樂。之是儆。是戒。憂勤恭
儉。之是訓。是圖。初未嘗為驚世駭俗。輕發易變之舉也。然後世稱聖
之盛治。之極。必曰唐虞三代。豈非循循之效哉。陛下以不世出之寶
享壽皇已成之業。踐祚以來。薄海內外。小大臣民。傾耳拭目。以俟維
新之政。陛下聖意先定。周密詳重。於所發。不為目前可喜之事。誠
有得於聖賢循循之善矣。臣愚猶有私憂過計。試為陛下言之。陛下

慈仁。本於天稟。未嘗不恭儉也。而恭儉之德。未信服於人心。陛下日
具視朝。咨詢忘倦。未嘗不憂勤也。而憂勤之志。未昭白於天下。爵賞
所以勵臣工也。而人以為多濫。紀綱所以尊朝廷也。而人以為未振
有納諫之盛德。而未聞行諫之美辭。有恤民之仁心。而未聞寬民之
實惠。詔百官以脩職業。而苟且之習未革。敕將帥以厲軍政。而貪刻
之徒寔繁。半歲之間。課效未見。故過不給。衆人竊議。有識憂疑。毋乃
陛下雖知循循之可尚。而未能踐其實乎。夫聖賢之循循。與世俗之
因循相近。而實相遠也。聖賢之循循。亦順至理之當然。力行而不息
耳。苟無誠心實德。悠悠玩日。時乎無事。則苟安而不慮。事變之至。則
倉卒而無謀。徇一時之娛。忘千載之患。此乃世俗因循之害。非唐虞
三代所以為治之意也。况今日風俗頹靡。百度弛縱。人材削弱。國勢
未張。汲汲有為尚恐不濟。若猶因循。其弊將至於不可為矣。臣慮臣

下或聞陛下有循循之志。遂希旨迎合。飾因循之說。以誤聖聽。非忠於為陛下計也。臣願陛下剛健篤實。勵精圖政。躬於素以杜奢侈之漸。防逸豫以戒宴安之毒。則恭儉之德彰矣。輟燕閒之暇。以攬機務。絕左右之私。以親正人。則憂勤之心著矣。公予奪以示懲勸。惜名器以待功勞。罷內降之命。遵累朝之法。則爵賞知所謹矣。毋以朋黨輕疑外廷。毋以道學併棄賢士。擇任耳目之寄。大開公正之塗。則紀綱庶乎振矣。有獎飾而未聞拔擢。有開納而無所施行。非所以崇諫也。務斥諂諛之說。護養忠直之氣。斯得聽言之要矣。貴近之濫恩未革。無益之費用未省。非所以寬民也。條無名之橫歛。議蠲減而必行。斯有惠下之實矣。擢廉勤之吏。以勵偷惰。嚴按察之司。以治贓污。則職業修矣。昔之以賄賂進者。果於棄而不用。今之以貪黷敗者。實於法而不貸。則軍政肅矣。凡此八者。陛下果事事而加謹。物物而加察。勿以小善無益而不為。勿以小惡無傷而不去。仁心也。政與日俱新。如火之然。如泉之達。使聖德日以光大。功業日以休顯。斯足以盡循循之實矣。苟懷安怠忽。無所施為。臣恐未免終墮於因循之說也。惟陛下下留神幸甚。

涇又上奏曰。臣聞天下雖大。治之在心。自昔君臣相與講明治道。未嘗不以此心為先務。禹之告舜曰。安汝止。伊尹之告太甲曰。欽厥止。傳說之告高宗曰。惟厥攸居。政事惟醇。周公之告成王曰。文王惟克宅厥心。迺克立茲常事。蓋心者萬事之綱。致治之本。未有不先定其心而能成治道者也。臣恭惟陛下以聰明英睿之質。承慈皇付託之重。憂勤在御。三載于茲。虛懷任人。屈已從諫。帝王盛德。莫以加此。是宜盈成之業有光。太平之期可卜。願求治雖勤。黷效未見。上下悠悠。偷安歲月。毋乃聖心所嚮。容有未定。而莫知所用力之地歟。夫惟聖

心未定故小大之臣議論不明。趨嚮不一。家持一說。人立一見。或習
頽墮。或貢諛佞。或務迎合。或事讒邪。皆不過竊取陛下爵祿。其為身
計足矣。陛下臨政。顛治何所望於此乎。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又曰。
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言天下之事。苟至於窮極。必貴於變通。乃
為可久之道也。臣觀當今事勢。往往多弊。而其弊將窮矣。民極於貧
而莫究賑恤之宜。平時猶且思亂。兵極於養而豈止飢寒之怨。臨事
孰肯用命。官極於冗而澄汰之無策。徒因於缺少。財極於歛而寬省
之無計。每患其不支。士大夫知有祿位。而不知有名節。緩急何所倚
仗。風俗知有奢靡。而不知有條制。踰僭何所限。而舉天下大事。無出
此五六者。而其弊至此極矣。尚賴朝廷清明。聖德容覆。祖宗仁澤在
人。中興以來。培植益厚。維持固結。幸以無事。然日居暇日。已懷慄慄
之懼。既有讒諂在側。群邪並進。得以撓亂陛下之紀綱法度。公道不

伸。國體浸弱。姦雄睥睨。或生輕侮之心。一旦事起。於細微禍機。萌
於所忽。向之維持固結者。有時而不可恃。亦可為寒心。陛下試當
清閒之燕。事物不衡於慮。嬪御不接於前。平心定氣而靜思之。微臣
之言。必有默契於淵衷者。然則變通之道。其在乎。曰。誠聖心所宜先
定也。臣伏願陛下體乾健之德。廣離明之照。審觀事勢之所繫。念其
弊之為已窮。察其弊之所由起。覽大易之言。求變通之道。聖心先定
然後明詔大臣。逮中外百執事。朝夕講磨。同心協力。及今而亟圖之。
勿坐待其極。而至於不可救。凡行一事。必曰其有益於變通之實。豈
不可以嘗試而事成也。每出一令。必曰其有合於變通之理。豈不可
以輕發而驟改也。進一人才。必曰果可以任吾變通之責。豈不可以
順適目前而用之也。聽一言議。必曰果有以助吾變通之政。豈不可
以投合所見而受之也。夫既知所用力之地。循循而行之。孜孜而為

之。雖無立見之効。而有馴致之功。前五六者之弊。庶乎有瘳。而天下之治。可次第舉矣。不然。當庶事極弊之時。譬之一身。四體爰如藥傷。補敗猶恐不給。而希合苟容之徒。養交持祿。方且謂兩陽時若詠誦太平。以規榮利。及其意得志滿。奉身而退。它時獨以憂勞遺陛下。豈不誤哉。可勝悔哉。此理非難曉。其事非難行。特在陛下加意與否而已。臣拙慙不量。疎外。僭論大體。竊惟國朝儲養始職之意甚厚。仁皇盛時。詔特許以言事。臣待罪冊府。首尾五年。三獲瞻望清光。每竭愚衷。輒蒙寬赦。茲不敢以去國而忘葵藿之誠。昔魏徵陳十漸以戒太宗。其末有曰。千載休期。時難再得。明主可以為而不為。此臣所以鬱結而長歎也。臣敢以徵之言為陛下獻。惟陛下財幸。

煥章閣待制侍講朱熹上奏曰。臣迂愚衰賤。無以踰人。仰荷聖明。召從遠外。置之近侍之列。屢以勸誦之官。此豈私於小臣者哉。意者必

以其粗嘗講學。稍有思慮。不肯隨眾默默。或有以仰裨聖治萬分之一也。而臣伏自到闕。三獲進對。狂妄之言。時蒙采納。如增添講目。看詳封事。不受賀表之屬。皆得施行。臣竊不自知。以為庶幾可以披瀝肝膽。畢義願忠。而無負於陛下。所以收錄使令之意。又竊惟念。服在內朝。實以從容諷議為職。故雖被求言之詔。亦不敢輒同外臣。撰述文字。以致宣洩。但嘗面奏一二。意望陛下自以聖意施行。而累日以來。竊觀天意雷霆之後。繼以陰雨。沉鬱不解。夜明晝昏。此必政事設施。大有未厭人望。以致陰邪敢干陽德者。而臣前日所嘗言之大者。尚亦未蒙省察。若但碌碌隨群。解釋文義。時時陳說。一一細微。以應故事。則不唯非陛下所以召用愚臣之意。亦豈愚臣所以服事陛下之志哉。今有微誠。須至傾竭。臣之所言其最大者。則勸陛下凡百自奉。深務抑損。自官闈之私。居處服用。且如潛邸之舊。以至外庭禮數。

僕御恩澤亦未可遽然全享萬乘之尊。庶幾有以感格親心。早遂晨昏定省之顛。以為陛下必垂開納。而數日來。乃聞有旨脩葺舊日東宮。為屋三數百間。外議皆謂陛下意欲速成。早遂移肆。以為便安之計。不惟未能抑損。乃是過有增加。臣不知此果出於陛下之心。大臣之議。軍民之顛耶。抑亦左右近習倡為此說。以誤陛下。而欲因以遂其姦心也。臣恐不惟上帝震怒。災異數出。正當恐懼修省之時。不當興此大役。以誦謹告警動之意。亦恐畿甸百姓。飢餓流離。陷於死亡之際。忽見朝廷正用此時。大興土木。修造宮室。但以適己自奉為事。而無矜惻憫憐之心。或能怨望忿切。以生他變。不唯無以感格太上皇帝之心。以致未有進見之期。亦恐壽皇在殯。因山未卜。几筵之奉。不容少弛。太皇太后皇太后皆以尊老之年。氣然在憂苦之中。晨昏之養。尤不可闕。而四方之人。但見陛下亟欲大治宮室。速得成就。一

旦翻然委而去之。以就安便。六軍萬民之心。必

而不正

者矣。前鑑未遠。甚可懼也。至於一離尊親之側。

次深宮

永春園園池臺耳目之娛。雜然而進。臣又竊恐陛下之心。亦易當此

紛華盛麗之榮。感感移。雖欲日親儒士。講求經訓。以正厥事。而進德

修業。亦將有所不暇矣。此又臣之所大懼也。至於壽康定省之禮。則

臣嘗言之矣。而其意有未盡也。今聞適日一再過宮。亦未得見。而不

亟為之慮。如臣所謂下詔自責。類日繼往。有顧乃逶迤舒緩。無異尋

常之時。泛然而往。泛然而歸。太上皇帝聞之。必以為此徒備禮而奉

實。無必求見我之意。其深閉固拒而不肯見。固亦宜矣。又聞太上皇

后懼忤太上皇帝之意。不欲其聞太上之稱。又不欲其聞內禪之說。

此又慮之過者。殊不知若但一向如此。而一不為宛轉方便。使太上皇

帝灼知陛下所以不得已而即位者。但欲上安宗社。下慰軍民。姑以

代己之勞而非敢遽享至尊之奉則父子之間上怨怒而下憂懼將何時而已乎。父子天倫三綱所繫不惟陛下之心深所未安而四方觀聽殊為不美。父而不圖亦將有借其名以造謗生事者。此又臣之所大懼也。至於朝廷紀綱尤所當嚴。上自人主以下至於百執事各有職業不可相侵。蓋君雖以制命為職然必謀之大臣參之給舍使之熟議以求公議之所在然後揚于王庭。明出命令而公行之。是以朝廷尊嚴命令詳審雖有不當天下亦皆曉然知其謬之出於某人而人主不至獨任其責。臣下欲議之者亦得以極意盡言而無所憚。此古今之常理亦祖宗之家法也。今者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進退宰執移易臺諫甚者方驟進而忽退之皆出於陛下之獨斷而大臣不與謀。給舍不及議正使實出於陛下之獨斷而其事悉當於理亦非為治之體。以啓將來之弊。况中外傳聞無不疑感皆謂左右或竊其

柄而其所行又未能盡允於公議乎。此弊不革臣恐名為獨斷而實或不免於下移。欲以求治而反不免於致亂。蓋自隆興以來已有此失。臣嘗再三深為壽皇論之。非獨今日之憂也。尚賴壽皇聖性聰明更練世事。故於此輩雖以驅使之故稍有假借實亦陰有以制之。未至全墮其計。然積習成風貽患於後其害已有不可勝言者。如陳源素佐之流皆陛下所親見也。奈何又欲襲其跡而蹈之乎。且陛下自視聰明剛斷孰與壽皇更練通達孰與壽皇。壽皇尚不能制之於前而陛下乃欲制之於後。臣恐其為患之益深。非但目前而已。此又臣之所大懼也。至於殯宮之下偏聽臺史膠固謬妄之言墮其交結眩惑之計而不復廣詢術人以求吉地。但欲於祐思諸陵之傍。橫那遠就苟且了當。既不為壽皇體魄安寧之慮又不為宗社血食久遠之圖。則自宰執侍從以至軍民皆知其非而不敢力爭。夫以壽皇之豐

功盛烈百世不忘而所以葬之如此其草草也。此豈不又大拂天人之
之心。以致變異之頻。仍而貽患於無窮乎。此又臣之所大懼也。凡此
四懼皆非小故。臣願陛下深察愚言而反之於心。明詔大臣首罷修
葺東宮之役。而以其工料回就慈福重華之間。草創寢殿一二十間。
使粗可居。又於宮門之外。草創供奉宿衛之廬數十間。勿使其有偏
仄暴露之苦。如是則上有以感格太上皇帝之心。而速南內進見之
期。又有以致壽皇几筵之奉。而盡兩宮晨昏之禮。下有以塞群下窺
觀眩惑之毒。而慰斯民飢餓流離之歎。此一事也。若夫過宮之計。則
臣又願陛下下詔自責。減省輿衛。入宮之後。暫變服色。如唐肅宗之
改服紫袍。執控前馬者。預詔近屬尊行之賢。使之先入首白太上皇
后。以臣前所陳宛轉方便之說。然後隨之而入。望見太上皇帝。即當
流涕伏地。抱膝吮乳。以伸負罪引愆之誠。而太上皇后宗廟貴臣左

右環擁。更進譬諭解釋之詞。則太上皇帝雖有忿怒之情。亦且霍然
雲消霧散。而懼意浹洽矣。此二事也。若夫朝廷之紀綱。則臣又願陛
下深詔左右勿預朝政。但使朝廷尊嚴。紀綱振肅。而國家有泰山之
安。則此等自然不失富貴長久之計。其實有勲庸而所得褒賞未愜
衆論者。亦詔大臣公議其事。稽考公典。厚報其勞。而凡號令之弛張
人才之進退。則一委之三大臣使之反復較量。勿徇己見。酌取公
論。奏而行之。批旨宣行。不須奏覆。但未令尚書省施行。先送後省審
覆。有不當者。限以當日便行繳駁。如更有疑。則詔大臣與繳駁之官
當晚入朝。面議於前。互相論難。擇其善者。稱制臨決。則不惟近習不
得干預朝權。大臣不得專任己私。而陛下亦得以益明習天下之事
而無所疑於得失之筭矣。此三事也。若夫山陵之卜。則臣前日嘗以
議狀進呈。近日又與同列連名具奏。今更不敢煩煩聖聽。亦望特宣

大臣使詳臣等前後所論而決其可否於立談之間。先寬七月之期。次黜臺史之說。別求草澤以營新宮。使壽皇之遺體得安於內。則宗社生靈皆蒙福於外矣。此四事也。凡此四事。皆今日最急之務。切乞留神反覆思慮。斷而行之。以答天變。以慰人心。上以彰聖主用人求諫之實。下以伸小臣愛君憂國之忠。則臣不勝千萬大幸。又竊念臣老病之餘。寒齋獨宿。終夜不寐。憂慮萬端。而進對之時。率多遺忘。言語精神。又不能以自達。是以前日一再面奏。所陳數事。有未蒙一察者。今因入侍。敢復冒昧。輒形紙墨。伏惟聖明獨賜詳覽。而擇其一二。至於孤危之蹤。不敢自保。竊恐自今以往。不獲久侍清閒之燕矣。臣無任瞻戀懇切。皇恐俟罪之至。

駕部員外郎守鳴復上奏曰。臣聞有帝王之規模。當有帝王之立。規模宏闊。而事業又與之相符。天下不足治矣。唐魏徵之言曰。五

一王不易。民以教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顧所行何如耳。世蓋未有行其道而不著其效者。堯舜其君而俗不唐虞。禹湯文武其君而治不三代。此必有其故也。恭惟陛下以天縱之資。篤日新之學。嗣位之始。首增講筵。聽政之餘。垂精經典。書中庸至聖之章。而日加省察。閱大學章句之疑。而特垂顧問。大庭設策。昭明此書。瓊林賜詩。彰示此意。為天下國家之經。有九。既取之。以為出治之規。明明德於天下之序。有八。亦視之。以為力行之要。此其規模。豈漢唐諸君所敢望。雖六五帝。四三王。可也。然自登大寶。于今七年。天下翹首以望太平。傾心以觀至化。雍熙泰和之風。不見而歎息。愁恨之聲。轉聞規模。則古事業不古。獨何歟。臣嘗讀孟子見其言。有曰。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又曰。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蓋有是心也。而能行是政。則付之掌運而有餘。有是道也。而不以

其政則求以平治而不足。今陛下之治堯舜之心也。未知陛下之施於政者果足以發是心乎否也。陛下之道堯舜之道也。未知陛下之見於政者果足以行是道乎否也。民政壞於守令之貪殘。軍政壞於將帥之倍尅。朝廷之政又壞於士大夫之苟安。三者之弊未去而欲與古帝王齊驅而並駕。臣知其難矣。三代之得天下也。得其民也。得其民者。得其心也。民惟邦本。本固邦寧。而今之為州縣者。以撫字為迂諉。以催科為急務。此猶日用之公家也。囊橐之私勝。而民不聊生矣。苞苴之計行。而民無所赴愬矣。使天下不敢言而敢怒。昔人以此為虐民之戒。今則不惟敢怒。又至於敢叛矣。夫置吏所以養民。而民之叛。端自吏始。國家何賴焉。前車既覆。後車當戒。近甸之地。咫尺君門。握符之寄。輟徒朝列。召杜之詠。罕見。而苛如席者。踵相接也。襦袴之歌。鮮聞。而剝及膚者。袂相聯也。民無常產。因無常心。即不幸帶牛

佩。相扇而起。又何以為策。民政如此。陛下亦常思之否乎。古者寓兵於農。初無養兵之費。後世以民養兵。遂有蠹民之患。然使其如雷如雷。足以折外侮。有嚴有翼。足以彊一國。勢是猶曰。予以固吾圉也。兵以精為貴。今則老弱相半矣。兵以氣為勇。今則凍餒交作矣。與士卒而甘苦。昔人以此為將兵之法。今則勢分隔絕。又剝之以自利矣。竭天下之力以養兵。而反竭兵之力以去平主帥。國家何益焉。不遇饑饉。曷知利器。潢池赤子。盜弄戈矛。鼠竊狗偷。顧何足道。然江上分脩禦之中。而賊之兇焰未戢也。京都嚴禁。而之旅而賊之猖獗自如也。小寇尚爾。大敵何若。即不幸姦雄醜虜。觀釁而動。復何以為計。軍政如此。陛下亦常思之否乎。夫治亂之迹。罕見於天下。轉移之機。實係於朝廷。四郊多壘。此何等時。而列武周。因循度日。謂惟靜可以制動。是則然矣。靜而流於偷墮。恐其動未易息也。謂惟常可以御變。是則

然者常而失之弛玩恐其變未易弭也。謂雍容和緩可以鎮安人心，是則然矣。然內無可恃之實，外有可憂之形，此猶駕弊舟於驚濤之中，寢積薪於烈火之上。恐人心亦未易安也。陛下非不憂動也。大臣非不焦勞也。百司庶尹亦未嘗無惴惴不寧之懷也。而積習既久，諛風浸成，務為虛文，掩覆實狀。所陳者類非軍國之急務，所事者不過簿書之常程。日甚一日而恠證生。歲復一歲而元氣削。朝政如此，陛下又嘗思之否乎。陛下居今行古，其規模為善高，而以古準今，其事業猶弗達，則亦有是心而無是政故爾。夫政者所以推吾之心而建之天下者也。苟無其政，心何自而達。苟非其人，政何自而舉。立政一書，周公所以訓戒成王者，諄切備至。上自禹湯，下自文武，陳其已往之實用，為方來之規。推而至於詰爾戎，兵涉高之迹，所以著其功業之盛。以觀文王之景光，以揚武王之大力，所以彰其繼述之美。然要其

所以致此，亦惟曰勿以儉人克用常人而已。是知人才之賢否，國之成敗之所關，不可不謹也。昔仁宗皇帝享國最久，遇變最多。然眾賢聚於內，而朝廷尊。按察使分布於外，而郡國治。帥得一仲淹，而西賊畏。膽使得一富弼，而北虜降心。將得一狄青，而南兗授首。四十二年之治，號為太平。皆自得人始。臣願陛下稽仁祖致治之法，味姬旦告君之辭，不徒究之於心，而必發之於政。不徒求之空言，而必見之行事。必吏稱職，民安業，而政之在民者無不理。必車馬修，器械備，而政之在軍者無不肅。必九德咸事，百工惟時，而政之在朝者無不舉。為政在人。無使一小人，或得容其姦。政在養民。無使一細民，或不被其澤。政事修於內，變故息於外。理有必至，勢無甚難。特在此下加之意爾。不然，學與政一道也。勤於學而不及於政，知與行一理也。致於知而不力於行，譬如五穀不腹，而欲以療飢。良藥不口，而欲以已病。臣

未知其可也。臣生長萬里外。荐叨誤澤。獲玷郎曹。舊典有官。職當
登對。有懷不吐。不惟負陛下。亦負所學。悵悵之忠。惟陛下察焉。
嗚復為侍御史。奏曰。臣聞九官相遜。所以為虞廷之盛。多士濟濟。
所以致周室之隆。蓋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未有爭凌犯之
習。交肆於內。而安靜和平之治。能成於外者也。中庸言。以天地育萬
物。必以致中和為本。洪範論。欽五福。錫庶民。必以建皇極為要。中庸
之與洪範。異書而同旨。中和之與皇極。異名而同意。古聖王治天下。
所以措一世於泰和。躋斯民於仁壽。其道未有不本諸此。陛下以天
縱之資。膺天位之重。知出治之道在問學。故垂精經典。知進學之益
在講讀。故留意經筵。正心誠意之實。持之惟懼其不嚴。治國平天下
之理。究之惟恐其不熟。有君如此。其忍負之。而十年之間。柄臣專國。
鉗天下之口。而奪之氣。正在引道直者銷沮。迎合苟容之輩。擢置朝

行。寡廉鮮耻之徒。散在郡國。故中外附和。如出一口。而天下之俗。弊
於諛。堅水頓消。太陽正照。天下拭目以觀維新之化。戢者思奮。歷者
求伸。不得其平者久暗。而欲鳴。不獲乎上者久憤。而欲吐。故談辯風
生。矯枉過正。而天下之俗。又傷於激。諛固非盛世事也。激而不已。亦
豈國家之福哉。光禹之持祿保位。無以起西漢之衰。南北朝之互相
譏揣。適以招東漢之禍。可為萬世鑒也。國朝之治。莫盛於慶曆。又莫
盛於元祐。祠醉之舉。綱傲歌之摘。瑕賴老於謀國者力行。救正。而經
述之論。一起。群克得志。善類吞聲。其初起於邪正之交。而其末遂
至於夷夏之不靖。豈不甚可畏哉。厥今權歸人主。政在一書。若有將
治之機。而外寇尚強。內勢尚弱。未有平治之實。生我王國。置身周行。
謂宜不競。不緣同心同德。各揚乃職。無曠厥官。而邇者都司之舉。義
於奮臂。臺臣之辯。至於交章。含沙或寓於奏對之間。下或託於

談之曰此何等氣象而見於今日不知是數者之紛紛在死之國家所
益者何事所補者何策也陛下聖性高明隨宜區處或用或舍或去
或留雖浩乎天地之無容而亦截乎毫釐之有辨百官之所或懼矣
然臣竊以為天下之患每成於既著聖人之慮常謹於未微與其則
是非於交鬪之餘示若絕偏黨於無形之始蓋人性本以善外物感
之而後性始遷人心一於正利欲汨之而後心始雜克念因念聖狂
之所以分為善為利舜蹠之所由判猶之水焉澄其昏濁則清者自
存猶之鑑焉滌其氛埃則明者自若臣願陛下審運中和之化大開
皇極之門無有作好無有作惡在上者既一惟斯道之守則無有諸
朕無有比德在下者亦皆惟有極之會喜怒哀樂發必上節備政及
側咸歸于中上下共由於大公至正之遠相與於和協而睦之境將
見有所不為為無不成有所不動動無不濟其或不然自上作而下

應若倡而臣不和此方待以休休有容之量而彼乃甘為裁裁也
之歸則國有常刑理有公是臣亦不敢畏避怨仇以孤陛下責任之
重臣蒙恩簡拔拊已兢皇惟有愚忠仰圖報稱故於請對之始審量
事勢揆度時宜首以致中和達皇極之說為陛下獻惟陛下垂聽而
力行之天下幸甚

鳴復又奏曰臣聞善圖治者當勉其所未至善慮患者當察其所未
形未至而能勉則實政日舉而天下之治因以成未形而能察則公
理常存而天下之患因以息有天下國家者不可不致其謹也陛下
自更化以來杜群枉之門開眾正之路易之所謂內君子外小人者
之所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陛下固已得之矣正天下將治之務
海生靈延頸企踵以望太平之日也然臣竊有言焉天下之事
實而已名者實之賓也苟徒務其名則不足以致治天下之

公而已。私者公之對也。苟或溺於私。則適足以害治。臣觀今日朝廷之上。佩玉黼黻者皆名勝。拔茅征吉者皆善類。其闕然猶可議者。實效之未著耳。且恢復大事也。斷而行之名。非不美也。空國以出。首且興。喪師而返。一籌不畫。恢復之實安在。會計急務也。舉而行之名。非不正也。費用日廣。今且無。即征歛日繁。今猶無度。會計之實安在。稱提楮幣。名曰便民。而便民之實未見。蠲除苛取。名曰惠民。而惠民之實未聞。宰掾樞屬。更易不常。問其政。今猶昔也。百司庶府。除授不一。課其效。今猶昔也。天下事豈真盤錯而不可為哉。特務其名。不實爾。果能責之以實。則九德咸事。足以凝庶績。六卿分職。足以成兆民。雖隆古盛治。有不難及。不然。觀美有餘。實用不足。臣恐盡不足以致雨。流為西晉之浮虛。未可知也。臣故謂當勉其所未至者。此也。臣觀今日士大夫近清元者。皆懇惻以愛君。列庶位者。每忠

而體國。其隱然猶可慮者。已未之未克耳。且王言所以寓訓戒也。力求剛去者有之。公乎私乎。臺疏所以示勸懲也。委曲覆護者有之。公乎私乎。甲以為是。乙或以為非。此以為然。彼或以為否。往者都司有爭。貽訕朝路。此風何可長也。往者臺臣有辯。至勞聖斷。此舉不宜也。天下事豈真淆亂而不可決哉。特牽於私。不顧其公爾。果能處之以公。則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雖或時氣象有不難復。不然。好惡既異。朋比漸生。臣恐蟻穴或足以潰隄。激而為東漢之黨。銅未可知也。臣故謂當察其所未形者。此也。未使有小人焉。而或曠其職。擊而去之。未足憂也。皆君子也。而實政不舉。則深可慮矣。小人焉。而或背乎理。排而斥之。未足慮也。皆君子也。而私情不裁。則深可慮矣。然則如之何其可曰。且以不難。定其意。嚮者在陛下。提其要。議者在宰相耳。任之以是事。必士負之以是實。夫誰敢慢公言。則播而行

之私請則拒而絕之。夫誰敢一拜乎。今朝多言士。野無遺賢。禮之在。唐虞三代之可企。矚乎其德。有漢室晉氏之可鑒。治亂安危之。係於此。願陛下與二三大臣。擇斯二者而垂圖之。天下幸甚。宗學博士許應龍上奏曰。臣聞人主有善始之意。固天下之所深喜。亦天下之所深望也。夫飛龍在天。萬物咸覩。意諭色授。而六服震動。言傳號渙。而萬里奔走。苟意而之。或偏舉動之不審。則治忽之機。實肇於此。今也。講學以進德。求賢以輔治。開言路以通下情。此帝王或德之事。而皆舉行於臨政。願陛下之初。是其初意之善。固足以肇勳。聽天下安得。不以爲喜。然是意也。易長亦易消。易動亦易息。必守之以堅。行之以力。則日就月將。以極其緝熙之功。言聽諫從。以盡其忠行之實。求之必用。用之必信。而使賢者能者。無不盡其才之效。此非天下之所深望。豈苟能。必其所喜。而復滿其所喜。則唐虞三代之

盛。有不難致者矣。其惟陛下以神聖之資。紹延洪之業。體元居正。廣精思治。謂多聞乃可以建事也。則銳情經術。增置講官。謂帝王之行。莫大於納諫也。則下明詔。以求直言。命群臣以上封事。謂邦基之立。惟在於得賢也。則播告中外。各舉才識。凡此設施。無非治道之大端。則善始之意。固已不容言矣。然臣憊憊之忠。尤望陛下堅守而不變。蓋自昔人主。固有留意於經理者矣。而為黃老養性之說。或欲以沮其勤。不欲人主觀書者。又欲以售其術。稍不加察。則近便與之時。多親儒生之時。少而好學之勤。不能如其初矣。亦有銳意於求賢者矣。而逆耳之諫。難受。順旨之言。易從。一或偏聽。則剴切者。謂之沽名。許直者。疑其誣上。而悅諛之心。必不能如其初矣。亦有汲汲於求賢者矣。然君子鯁直而易踈。小人柔順而易親。親則莫見其非。踈則莫見其是。故積年信而任。或一朝疑而棄。則好賢之心。復有始而無終矣。凡

若此者皆後世人主之通患苟非天德清明純亦不已。未有不蹈其轍者。陛下退朝之暇猶勤觀覽切直之諫優加褒擢收召耆德之臣旌表清廉之守此皆真心實德之所形見固非勉強而行者而臣猶以堅守為言是豈為是過計哉蓋自強不息斯可合乾德之大終始惟一乃可底日新之盛否則動搖於浮言而遷易於邪佞此心轉移一息間耳而治勢安危所關者大。臣不復援引古昔請近述國朝之事以明之。昔元祐初選擇名儒勸講經帷廣開言路增置諫員擢舊德於散地設十科以薦賢一時之治燦然更新疑若可以無慮矣而當時之臣猶有隱憂焉。劉摯則曰已行之令持循勿變則治道成王巖叟則曰惟當日篤此心不可少移初意以至日道一曰天下之事不足慮程頤言之終則念始不可不勉傅堯俞又言之無非欲其堅守不變以成其初政之美哲宗信用其言故元祐之風度之人皆

異時此論一搖或以紹述之說進或以調停之說進則爭體非復前日矣然則進言於今日者可不以是為戒哉雖然人主一心攻者甚眾少懈而受其一則陷溺其中而不自覺太宗皇帝嘗曰人主當澹然無欲使嗜好不形於外則邪佞無自而入此先正其心之意也此心一正則私意不足以亂其真而外物不足以亂其所守以之講學則專而精以之聽言則公而明以之任賢使能則無所礙而不當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惟陛下留神。應龍又奏曰當國家多事之日而欲興起治功者其大要有二議論不可以不一命令不可以不謹蓋一則公是非無甲可而乙否謹則令出惟行無驕更而難易古先聖人凡有大疑必謀及卿士謀及庶人翕然大同然後從之以為不如是則異論者得以惑吾聽巧言者得以肆其欺而國是無由定凡有政令必質之人情參之與議固

有不減。然後行之。以為不如是。則上作而下不應。朝行而暮復。改而國事何由舉。奈何時君世主無獨斷之明。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故倏者迎合以取容。而偽者誕謾而求售。辯者紛更以生事。而翹者矯亢以責真。各執其說。互相矛盾。豈知議論不一。人將何所適從歟。燕一定之規。則慕美名而忘實惠。急近效而昧遠圖。事不問是非而徑欲施行。法不權輕重而遽欲更革。豈知命令不謹。烏能經久而不變歟。如此。則雖有聽言之名。而反為多言所累。雖有善治之意。而終無致治之期。明主獨觀萬化之原。其必有以處此矣。竊觀更化以來。言路廣開。下情無壅。論事切直者。固不嘉納。上書狂悖者。亦示優容。建章立事。興利除害。戒飭官吏。御札屢頒。勤恤民隱。詔書甚下。百姓咸曰。大哉王言。一哉王心。固宜庶政和而萬邦寧。然悠悠者。一月成。或莫然。豈道遠難驟致。事大難速成耶。推原其故。無不議論不合。令之間。猶有

所當審者乎。且今之議論如何哉。意懷之可復。則獻恢拓之謀。或少沮。則謂和議之當講。慮老弱之無用。則申揀汰之請。及至激變。則復咎區處之失宜。御教之議。或謂可從。或謂重費。復以之議。或謂可行。或謂亟免。若是之類。皆議論之一也。度牒不應數。何既敷而隨免。官券不必截。胡既截而復造。幣帛亦宜速建督府。恐費用之難支。請籍未消。復頒除命。恐師言之未稔。之類。皆命令之不謹也。誠使決以獨見。不惑群議。是者從之。非者違之。何至前後之牴牾。作事謀始。隨時施宜。可則因之。否則革之。何患施行之不當。蓋今日之等。謀雖廣而未能從眾。聞雖多而未能擇善。故議論不一。而終難成事。務名而不務實。知利而未知害。故命令不謹。而易至反汗。然議論與命令實相關係。議不主乎公。則命之出也。必不合乎公。論不當於理。則令之行也。必有背於理。是則議論者。其命令之樞手。然持是樞

者實在大臣。留屯之議。公卿議臣以為不可。而趙克國以為可。魏相能主克國。而先零之強不戰而服。珠崖之叛。陳萬年以為當擊。賈捐之以為不當擊。于定國主捐之。而終漢之世。絕無邊患。此又大臣所宜加察。雖然。天下之事。有經有權。而又有機。機者所以制治於未亂。銷患於未形者也。一或不密。則害成矣。其所係尤重也。矧敵情叵測。而備禦當嚴。逆傳未滅。而事變方激。謀畫精密。則轉危而安。處置失宜。則召累發禍。凡一奇之出。一計之畫。固不容不周密也。今所圖者。萬分未獲其一。而迹之布於天下。已若泥中之鬪。默而視兵之多寡。財之有無。戰艦之未具。城壁之或缺。將帥之不和。遠近傳播。纖悉靡遺。潛窺而陰伺者。儻乘隙而投隙。其能燕安以久乎。且用兵之法。有之不可使人知。無之不可使人疑。今朝廷之喜。雖務安靜。而道聽塗說者。多張皇以惑眾。儻以無為有。以虛為實。豈不若疑貳而涉反側乎。

蘇軾有言。智者圖事。貴於無迹。故功已成而人不知。此切時之論也。惟陛下與大臣亟圖之。

應龍為太學博士。又奏曰。臣聞天下有向安之勢。人主無幸安之心。則治功有隆而無替矣。夫事至而為之備。患生而為之防。此特苟簡目前者之見。至於無事而為有事之備。無患而為防患之謀。非憂深思遠者。豈能計慮及此。人主苟以是為念。則安長治之望。又烏有難致者哉。易之泰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艱之無咎。夫居泰之世。聖人不以為可樂。而以為可懼者何哉。天下之無常平而不陂者。無常往而不復者。惟能艱危其思慮。正固其施為。則可以無咎。夫泰者。常往而不復者。惟能艱危其思慮。正固其施為。則可以無咎。夫泰者。通也。天下極安之時也。聖人猶以為戒。况未至於極安之時乎。且今日之事。非臣所當僭言也。亦嘗竊觀天下之大勢矣。河北山東。雖入職貢。而版圖猶未盡復。殘虜垂亡。游魂假息。而遺類猶未盡滅。豪傑

歸附。人心響應。而大勳猶未遽集。是雖有向安之勢。又不可不為久安之圖。必思患而預防。隨機而應變。然後可以久安。必振發以立志。果銳以圖功。然後可以久安。臣不敢遠引古昔。請近述高宗之事。以明之。虜人退避。若可以少安矣。而猶欲大立其恢復之標。虜首遽薨。若可以自賀矣。而猶欲自治以待其釁。以至論中興之有時。則謂必有所施為。而後可以得志。論自古人君。則以為未有安坐而不勤於四方者。由是而觀。則高宗固不以既安之日。而懷幸安之心。故上焉有以建中天之業。下焉有以垂億萬載之基。以成致大驗。蓋可觀矣。率由舊章。豈非今日之所當勉乎。今朝廷之上。亦未嘗不留意於此也。宣威置於全蜀。制閭列於邊陲。新復郡縣。經理而綏懷之。流移之氓。勞耒而安集之。城壕則為之修築。閭閻則為之葺理。若此之類。非因循苟安者之為也。然而自治之策。未易且舉。將帥雖擇。果皆賢

於長城。如李勣之守并州者乎。士卒雖練。果皆藝能精銳。如德裕之雄邊子。勇若手。邊食雖蓄。果能有十年之積。如羊祜之在襄陽者乎。若猶未也。則激厲以作其氣。委任以責其成。使守禦之備無一而不舉。則主威益振。國勢益尊。中興之業。可指日以冀矣。詩曰。是究是圖。亶其然乎。臣不勝拳拳奉。

應龍又奏曰。臣聞韓琦之論曰。天下之事。惟審其是。定而不易。乃可成務。蘇軾亦曰。先定其規模。而後從事。治亦多術耳。而獨以定為先者。蓋能定而後能應。天下之大事。機之繁。以有限之力。而應無窮之變。苟所守不堅。則議論之角立。賢否之雜進。政事可因可革。其將何以處之。惟吾心有一定之見。以之聽言。則無稽勿聽。弗詢勿庸。以之用人。則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以之出令。則堅如金石。信如四時。三者既定。顧何事之不可為哉。共惟陛下為精。更始總攬。推網急於聽言。

則論事之切直者。悉蒙崇獎。上書狂悖者。亦示優容。公於用人。則收
召耆哲。招來俊彥。無一藝之不庸。雖寸長而不棄。謹於出令。則親
宸翰。存頌德音。或戒飭以警庶官。或獎諭以厲將士。聖化日新。四方
風動。太平之盛。可矯足以待也。然臣區區之愚。猶欲堅守而不變者。
豈願為是過計哉。蓋嘗敬觀元祐之事。而參之今日之治。則知定之
一說。信乎其所當務也。今觀其時。進擬可行之言。看詳奏對之疏。擢
舊德於散地。起忠謹於謫籍。停水利而厚農桑之業。蠶青苗而復常
平之舊。免保甲而去民兵之擾。一時之治。絕後光前。宜若可以無遺
慮矣。而當時之臣。猶有隱憂焉。劉摯則曰。已行之令。持循勿變。則治
道成。王巖叟則曰。惟當日篤此心。不可少移。初意無非欲其一定。不
易。以為長治久安之計。夫何異議之。今日夕搖撼。未幾國論一變。以
以調亭之說。進或以紹述之說。進。新學發矣。而復興之新法。罷矣。而

復行之。邊隙息矣。而復啓之。召譽。總補。遂詔伊戚。然則。言治於今日。
者。可不以是為鑒乎。且今朝廷之上。凡所施行。固不容。議。雖願不以
異議而搖。亦以小不如意而沮。且機會可乘之言。固快人意也。而量
時度力。則未可以輕舉。上策自治之說。若委靡不振也。而實可以圖
全。揣摩迎合。雖若可聽。然信而用之。必至於誤事。忠鯁。雖若逆
耳。然推而行之。實切於時政。此心一定是非莫惑。尚何。乘合道旁之
慮哉。臣故曰。聽言不可以不定。例不當得而得。則板。撲而兵求者。匪
鑽而肘刺。才不足用而用。則經營以求進者。肩摩而袂。接。碩德偉績。
超躐。遷擢。人誰敢議。名實未加於上下。而邊。膺不次之。選。則人懷。待
得之心。必以沈淪為恨。把麾持節。善最上聞。增秩進職。復自知勸。若
送更。裁易人無固志。不惟迎送之重費。尤恐績用之弗。成。凡此四弊。
一意杜絕。則各安其分。無復僥覲。尚何賢否之混。發哉。臣故曰。用人

不可以不定。禁專殺。謹徒刑。所以示欽恤之仁。或捨免。懲會墨。所以洗舊汙之染。若是者。斷在必行。犯者勿貸。孰不凜然。而知警。迺若獨免賦租。固欲寬民力也。而州郡。適以用度不贍。而冀朝廷之裨補。輸納用券。固欲採折閱也。而常賦所入。虧損過半。既乏見錢。以應軍衣之支。復窘財用以供經常之費。若是者。尤當通融。其有無斟酌。而蠲減。否則迫於文移。急於逃責。必至創立名色。肆行科罰。倚法以削民。何以堪。若是。則雖有恤下之美名。未必有及民之實惠。必詳考熟究。使公私俱便。庶可立為定制。不然。則朝行暮改。徒為牆壁之虛文耳。臣故曰。出今不可以不定。雖然。此非至難之事也。特在手一轉移之頃耳。然尤有大於此者。敢以關於理亂之原者。陳之。昔呂陶言於哲宗之朝。有曰。君子小人。分辯則治道成。邪正雜揉於朝。則治體不能以純一。今之君子。固稟進於朝矣。豈無提關置散而未盡用者乎。今

之小人。固片迹無餘矣。豈無潛窺陰伺。以冀其復進者乎。天下之患。莫大乎君子有扶持天下之志。而小人得參其間。使不得以展布焉。夫君子不得以展布。君子何病也。君子一去。而小人得以鼓舞而竊其權。肆意妄行。木至於極弊大壞。則不止。然則人主果何利於此哉。今大明當天。魑魅盡伏。固無所容其跡。然藥石於強壯之時。乃臣子拳拳憂國之忠。易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是必防其微。杜其漸。則天下可以常為泰。而不為否。六臣位卑。言高。罪在不赦。惟陛下恕其愚。

Handwritten text in a vertical column, likely a ledger or account book. The text is written in a cursive script, possibly a historical form of Chinese or a similar East Asian script. The page is divided into several horizontal sections by faint lines, suggesting a structured layout for entries. The text is densely packed and covers most of the page area.



程